



PL
2690
S3
1644
v.5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岡序始氏評

龍霧鄒梧岡參訂

第二十五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

雲長本來事漢何云降漢降漢云者特爲不降曹三字下一註脚耳曹操借一漢字籠絡天下雲長卽提一漢字壓倒曹操如張繡張魯韓遂等輩名爲降漢而實則降曹者也呂布袁述等輩不降曹而亦不降漢者也華歆王朗郭嘉程昱張遼許褚等輩不知有漢而但知有曹者也荀彧荀攸誤以爲漢卽是曹曹卽是漢而不知漢必非曹曹必非漢者也漢是漢曹是曹將兩下割然分開較然明白是雲長十分學問十分見識難熟讀春秋不能到此

關公三事之約先有張遼三罪之說以引起之張遼三罪第一是負皇

叔第二是陷二嫂第三是不能匡扶漢宮關公三事首言歸漢次言保嫂末言尋兄第一辨君臣之分第二嚴男女之別第三明兄弟之義以張遼所云第三者爲第一以張遼所云第一者爲第三而曹操聽之不以第一事爲難獨以第三事爲難不知第三事卽在第一事中矣操曰漢卽吾也此特奸雄欺人之語而關公以皇叔爲漢不以曹操爲漢旣云歸漢不歸曹是到底歸劉不歸操耳

劉備與董承同謀儼然列七人之數而曹操於董貴妃則殺之于五家七口則殺之獨至甘糜二夫人不惟不殺又加禮焉何也曰此非愛玄德而獨能忘其仇乃愛關公而以此結其心也故凡操之不殺甘糜者爲關公也使關公而死于土山之圍則甘糜二夫人其不同于董貴妃與五家七口者幾希矣

觀雲長秉燭達旦且一事操欲亂其上下內外之禮設心亦甚惡矣忌玄

德仇立德故給以此辱立德愛關公敬關公而又欲以此試關公奸雄之奸真是如鬼如蜮

關公受袍則納之受馬則拜之一舉一動處處不忘兄長何其恩義之篤耶樂莫樂于新相知凡今之人喜新而棄舊者多矣讀我行其野之篇諷習習谷風之什令人歎想雲長不置也

立德既在袁紹處則袁之將卽劉之將也關公而殺袁之將是卽殺劉之將也使紹因顏良之死而殺立德與關公殺之何異然此不得爲關公咎也紹之約備雖有倘不如意當來相投之語而第一次致書發兵而不戰第二次致書并兵亦不發關公此時安知備之必救紹紹之必納備乎曹操軍中細作料已探知而奸如曹操又何難蒙蔽關公之耳目而不使之知乎關公曰我當立功報曹而後去則其殺袁將者正謂歸劉地耳曹操知之欲借此以絕其歸劉之路關公不知欲借此以遂

其歸劉之心故曰不得爲關公咎也曹操厚待雲長袁紹亦厚待玄德然曹操則始終不渝袁紹則忽而加禮忽而欲殺主張不定袁曹優劣又見于此

却說程昱獻計曰雲長有萬人之敵非智謀不能取之今可卽差劉備手下投降之兵入下邳見關公只說是逃回的伏于城中爲內應却引關公出戰詐敗佯輸誘入他處以精兵截其歸路然後說之可也此計亦操聽其謀卽令徐州降兵數十徑投下邳來降關公關公以爲舊兵留而不疑程昱所以欲用降卒也次日夏侯惇爲先鋒領兵五千來搦戰關公不出惇卽使人于城下辱罵非罵不足激公關公大怒引三千人馬出城與夏侯惇交戰約戰十餘合惇撥回馬走關公趕來惇且戰且走關公約趕二十里恐下邳有失提兵便回公亦見及此但恨稍遲耳只聽得一聲砲響左有徐晃右有許褚兩隊軍截去各路關公奪路而走兩邊大兵非下便弩百張箭如飛蝗關公不得

過勒兵再回徐晃許褚接住交戰關公奮力殺退二人引軍欲回下邳夏

侯惇又截住廝殺公戰至日晚無路可歸只得一座土山將兵屯於山

頭權且少歇曹兵團團將土山圍住此時甘糜二嫂失陷城中矣○前張

二嫂於下邳一是夜開一是關公於山上遙望下邳城中火光冲天却是

那詐降兵卒偷開城門曹操自提大軍殺入城中只教舉火以惑關公之

心不從曹操一邊特敘起去關公見下邳火起心下驚惶不特為失下邳

從關公一邊帶敘出好急連夜幾番衝下山來皆被亂箭射回涯到天曉再欲整頓下山衝突

忽見一人跑馬上山來視之乃張遼也關公迎謂曰文遠欲來相敵耶已以

度人各為其語遼曰非也想故人舊日之情特來相見遂棄刀下馬與關公

敘禮畢坐於山頂公曰文遠莫非說閑某乎不是敵便是說閑公遼曰不

然昔日蒙兄救弟今日弟安得不救兄又將白門公曰然則文遠將欲助

我乎既非敵又非說則是助矣以已遼曰亦非也公曰既不助我來此何

第一才子書 卷十三 三

幹

語氣又落
落難合

遼曰玄德不知存亡翼德末知生死昨夜曹公已破下邳軍

民盡無傷害

差人護衛玄德家眷不許驚擾

先言二嫂無恙以安其心

如此相待弟特

來報兄

二句又合
吐得妙

關公怒曰此言特說我也

不是敵不是助竟說矣

吾今雖處絕地

視死如歸汝當速去吾即下山迎戰

藥藥數語至今
讀之鬚眉如戟

張遼大笑曰兄此言

豈不為天下笑乎公曰吾仗忠義而死安得為天下笑遼曰兄今即死其

罪有三

凡說英雄人譽之不動責之則動
卑詞不若嚴氣正色此極得說閑公法

公曰汝且說我那三罪遼

曰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使君方敗而兄既死戰倘使

君復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復得豈不負當年之盟誓乎其罪一也

是玄德獨

死關公不得獨生玄德
若生關公安得獨死

劉使君以家眷付托於兄兄今戰死二夫人無所

依賴負却使君依托之重其罪二也

是公死而使二夫人亦死是公有憾
於死倘公死而二夫人或未必能死

則公益有憾於死

兄武藝超羣兼迎經史不思其使君匡扶漢室徒欲赴湯蹈火

以成匹夫之勇安得為義其罪三也

閑公心存漢室遼即以漢室二字動
之閑公以死為義乃張遼偏說不

是義

兄有此三罪弟不得不告公沉吟曰汝說我有三罪欲我如何遼曰

今四面皆曹公之兵兄若木降則必死徒死無益不若且降曹公却打聽

劉使君音信如在何處即往投之此二句方刺人關公耳中一者可以保二夫人二者

不背桃園之約三者可留有用之身有此三便兄宜詳之三便又以三罪

以三罪中第一為第二錯綜得妙古人本無印板說話今人奈何有印板文字也公曰兄言三便吾有三約若丞

相能從我即當卸甲如其不允吾寧受三罪而死遼因三罪說出三便公又因三便說出三約

遼曰丞相寬洪大量何所不容願聞三事公曰一者吾與皇叔設誓其扶

漢室吾今只降漢帝不降曹操辨君臣之分二者二嫂處請給皇叔俸祿養贍

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到門嚴男女之義三者但知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

里便當辭去明兄弟之義三者缺一斷不肯降望文遠急急回報張遼應諾遂

上馬回見曹操先說降漢不降曹之事操笑曰吾為漢相漢即吾也曹操

下而天下受其此可從之第一作似遼又言二夫人欲請皇叔俸給并上

下人等不許到門操曰吾於皇叔俸內更加倍與之至於嚴禁內外乃是

家法又何疑焉

第二件事是不難

遼又曰但知玄德音息雖遠必往操搖首曰然

則吾養雲長何用此事却難從

操之所難正

遼曰豈不聞豫讓眾人國士

之論乎劉立德待雲長不過恩厚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結其心何憂雲長

之不服也

為後文贈袍贈金贈馬諸事張本

操曰文遠之言甚當吾願從此三事張遼再

往山上回報關公關公曰雖然如此暫請丞相退軍容某人城見二嫂告

知其事然後投降

歲于三事之一

張遼再回以此言報曹操操即傳令退軍

三十里

奸雄

荀彧曰不可恐有詐操曰雲長義士必不失信

曹操生平以許待人獨於

關公則信之

遂引軍退關公引兵入下邳見人民安妥不動

應前張遼所云

到府中來見二嫂甘糜二夫人聽得關公到來急出迎之公拜于階下曰

使二嫂受驚某之罪也二夫人曰皇叔今在何處公曰不知去向二夫人

曰二叔今將若何公曰關某出城死戰被困土山張遼勸我投降我以三

日

事相約曹操已皆允從故特退兵放我入城我不曾得嫂嫂主意未敢擅

便事嫂如事兄稟命於嫂如稟命於兄也二天人問那三事關公將上項三事備述一遍甘

夫人曰昨日曹軍入城我等皆以為必死誰想毫髮不動一軍不敢入問

應前張遠所云不許驚擾叔叔既已領諾何必問我二人只恐日後曹操不容叔叔去

尋皇叔曹操雖於第三事二夫人亦疑操之難於第三事公曰嫂嫂放心關某自有主張為後文五開斬

將伏二夫人曰叔叔自家裁處凡事不必問俺女流女流偏要留口只此二語可為女流之箴

關公辭退遂引數十騎來見曹操操自出轅門相接關公下馬入拜操慌

忙答禮關公曰敗兵之將深荷不殺之恩操曰素慕雲長忠義今日幸得

相見足慰平生之望與袁紹接玄德語相似然紹緊禮虛文操深心厚貌各自不同關公曰文遠代稟三

事蒙丞相應允諒不食言再同決操曰吾言既出安敢失信關公曰關某

若知皇叔所在雖蹈水火必往從之獨將第三事再申明一遍此時恐不及拜辭伏乞

見原為後文不辭而去伏筆操曰立德若在必從公去但恐亂軍中亡矣公且寬心

尚容緝聽

亦緩語

關公拜謝操設宴相待次日班師回許昌關公收拾車仗

請二嫂上車親白護車而行於路安歇館驛操欲亂其君臣之禮使關公

與二嫂其處一室

關公乃秉燭立於戶外自夜達旦毫無倦色

操以三事試之而公男女之辨凜然不亂

操見公如此愈加敬服既到許昌操撥一府與關公居住

關公分一宅為兩院內門撥老軍十人把守關公自居外宅操引關公朝

見獻帝帝命為偏將軍公謝恩歸第操次日設大宴會眾謀臣武士以客

禮待關公延之上座

禮貌不足

又備綾錦及金銀器皿相送關公都送與

二嫂收貯

金帛不足以動之為後封金伏筆

關公自到許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

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關公關公盡送入內門令伏侍二嫂

好色不足

却又三日一次於內門外躬身施禮動問二嫂安否二夫人回問皇叔之

事畢曰叔叔日便關公方敢退回

此天下有如此梯弟否

操聞之又嘆服關公不已

一日操見關公所穿綠錦戰袍已舊即度其身材取異錦作戰袍一領相

則關公受之穿於衣底上仍用舊袍單之衣錦尚綢非與其文之著惡其舊之沒也操笑曰雲

長何如此之儉乎公曰某非儉也舊袍乃劉皇叔所賜某穿之如見兄面

不敢以丞相之新賜而忘兄長之舊賜故穿於上至性至情請至此令人戾下操嘆曰

真義士也然口雖稱羨心實不悅一日關公在府忽報內院二夫人哭倒

於地不知為何請將軍速入關公乃整衣跪於內門外問二嫂為何悲泣

甘夫人曰我夜夢皇叔身陷於土坑之內覺來與糜夫人論之想在九泉

之下矣是以相哭夢承有夢甘夫人亦有夢董之夢似吉反凶甘之夢似凶反吉夢長夢短各自成趣關公曰夢寐

之事不可憑信此是嫂嫂想念之故請勿憂愁正說間適曹操命使來請

關公赴宴公辭二嫂往見操操見公有淚容前不敘關公下淚此於曹操眼中補出關公之淚亦自

難問其故公曰二嫂思兄痛哭不由某心不悲操笑而寬解之頻以酒相

勸公醉自縛其髯而言曰生不能報國家而背其兄徒為人也酒後心熱

寫關公如畫操問曰雲長髯有數乎不覺其言中之意而但國其手中之髯極力把開話樣開去最得為人解開之法

公曰約數百根每秋月約退三五根冬月多以皂紗囊裹之恐其斷也

陸

龍自愛其鬚

操以紗錦作囊與關公護髯媚其人并媚其鬚

次日早朝見

帝帝見關公一紗錦囊垂於胸次帝問之關公奏曰臣髯頗長丞相賜囊

貯之帝合當殿披拂過於其腹帝曰真美髯公也

此髯既貯相囊又令御賞鬚之遭際可謂獨奇

因此人皆呼為美髯公

開筆

忽一日操請關公宴臨散送公出府見公馬

瘦操曰公馬因何而瘦關公曰賤軀頗重馬不能載因此常瘦操令左右

備一馬來須臾牽至那馬身如火炭狀甚雄偉操指曰公識此馬否公曰

莫非呂布所騎赤兔馬乎

白門樓後此馬不知下落今忽然出現

操曰然也遂并鞍轡送與

關公

人擇主馬亦擇主幸哉赤兔今乃得其主矣○赤面人騎赤兔馬正如秋水長大

關公再拜稱謝操不悅曰

吾累送美女金帛公未嘗下拜

公平日之不輕下拜今在曹操口中強出

今吾贈馬乃喜而再

拜何賤人而貴畜耶關公曰吾知此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長下

落可一日而見面矣

非為馬而拜也操愕然而悔關公辭去後人有詩歎曰

威傾三國著英豪

一宅分居義氣高

奸相枉將虛禮待

豈知關羽不降曹

操問張遼曰吾待雲長不薄而彼常懷去心何也遼曰容某探其情次日往見關公禮畢遼曰我薦兄在丞相處不曾落後公曰深感丞相厚意只是吾身雖在此心念皇叔未嘗去懷心口如一遼曰兄言差矣處世不分輕重非丈夫也立德待兄未必過於丞相兄何故只懷去志公曰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何受劉皇叔厚恩誓以其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此要必立效以報曹公然後去耳金石遼曰倘立德已棄世公何所歸乎公曰願從於地下不負桃園同死之盟遼知公終不可留乃告退回見曹操具以實告操歎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義士也關公之義能使奸雄心折荀彧曰彼言立功方去若不教彼立功未必便去操然之按住雲長一邊却說立德在袁紹處旦夕煩惱紹曰立德何故常憂立德曰二弟不知音耗妻小陷於曹

賊立德處處先說兄弟後及妻小上不能報國下不能保家安得不憂紹曰吾欲進兵赴

許都久矣方今春煖正好興兵便商議破曹之策田豐諫曰前操攻徐州

許都空虛不及此時進兵今徐州已破操兵方銳未可輕敵不如以久持

之待其有隙而後可動也田豐第一次不欲戰第二次欲戰今第三次紹曰

待我思之因問立德曰田豐勸我固守何如立德曰曹操欺君之賊明公

若不討之恐失大義於天下立德以衣帶詔為重紹曰立德之言甚善遂欲興兵

田豐又諫紹怒曰汝等弄文輕武使我失大義田豐頓首曰若不聽臣良

言出師不利紹大怒欲斬之立德力勸乃因於獄中不聽其言又辱其身

沮受見田豐下獄乃會其宗族盡散家財與之訣曰吾隨軍而去勝則

威無不加敗則一身不保矣眾皆下淚送之與妻叔哭紹遣大將顏良作

先鋒進攻白馬沮受諫曰顏良性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曰吾之上將非

汝等可料大軍進發至黎陽東郡太守劉延告急許昌曹操急議興兵抵

商關公聞知遂入相府見操曰聞丞相起兵某願為前部只為欲去故操

曰未敢煩將軍早晚有事當來相請關公乃退操引兵十五萬分三隊而

行於路又連接劉延告急文書操先提五萬軍親臨白馬靠土山劄住是又

一座遙望山前平川曠野之地顏良前部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操駭然同

顧呂布舊將宋憲曰吾聞汝乃呂布部下猛將今可與顏良一戰宋憲領

諾綽鎗上馬直出陣前顏良橫刀立馬於門旗下見宋憲馬至良大喝一

聲縱馬來迎戰不三合手起刀落斬宋憲於陣前曹操大驚曰真勇將也

魏續曰殺我同伴願去報仇操許之續上馬持矛徑出陣前大罵顏良良

更不打話交馬一合照頭一刀劈魏續於馬下呂布之馬已為關公所騎

操曰今誰敢當之徐晃應聲而出與顏良戰二十合敗歸本陣寫得顏良

得雲長聲勢正與諸將慄然曹操收軍良亦引軍退去操見連折二將心

寫華雄一樣筆法中憂悶程昱曰某舉一人可敵顏良操問是誰昱曰非關公不可操曰吾

恐他立了功便去昱曰劉備若在必投袁紹今若使雲長破袁紹之兵紹

必疑劉備而殺之矣備既死雲長又安往乎昱直欲借雲長之手以殺操

大喜遂差人去請關公關公即入辭二嫂二嫂曰叔今此去可打聽皇叔

消息早為後卷伏線關公領諾而出提青龍刀上赤兔馬此關公第一次試馬青龍亦兔正復成對

引從者數人直至白馬來見曹操操敘說顏良連誅二將勇不可當特請

雲長商議關公曰容某觀之操置酒相待忽報顏良搦戰操引關公上土

山觀看操與關公坐諸將環立所謂以客禮相待曹操指山下顏良排的陣勢旗

幟鮮明鎗刀森布嚴整有威乃謂關公曰河北人馬如此雄壯關公曰以

吾觀之如土雞瓦犬耳語殊趣雞犬又輕之殊甚操又指曰麾蓋之下綉袍

金甲持刀立馬者乃顏良也關公舉目一望謂操曰吾觀顏良如播標買

首耳山前顏舖出賣首級不誤主顧關公出語亦甚操曰未可輕視顏良正激怒關公不用關公起身曰某雖不才願去萬軍中取其首級來

顏良正激怒關公不用關公起身曰某雖不才願去萬軍中取其首級來

獻丞相張遼曰軍中無戲言雲長不可忽也亦激他開公奮然上馬倒提

青龍刀跑下土山來鳳眼圓睜鬚眉直豎直衝破陣河北軍如波開浪裂

關公徑奔顏良顏良正在麾蓋下見關公衝來方欲問時關公赤兔馬快

早已跑到面前顏良措手不及被雲長手起一刀刺于馬下殺得出其不

刺忽地下馬割了顏良首級拴於馬項之下插標賣首今已被飛身上馬

提刀出陣如入無人之境補寫神成真河北兵將大驚不戰自亂曹軍乘

勢攻擊死者不可勝數馬匹器械搶奪極多關公縱馬上山衆將盡皆稱

賀公獻首級於操前操曰將軍真神人也關公曰某何足道哉吾弟張翼

德於百萬軍中取士將之頭如探囊取物耳既念其兄又謗其弟公固處

與插標賣首正映射成趣○敘開公一邊太熱操大驚回顧左右曰今後

如遇張翼德不可輕敵令寫於衣袍襟底以記之橋伏筆却說顏良敗軍

奔回半路迎見袁紹報說被赤面長鬚使大刀一勇將不知其名但言其

第一十三

中口中畫匹馬入陣斬顏良而去因此大敗紹驚問曰此人是誰沮受曰

此一關公此必是劉立德之弟關雲長也紹大怒指立德曰汝弟斬吾愛將汝必逼

謀留爾何用喚刀斧手推出立德斬之使袁紹此時果殺立德云云長知之

既借雲長之手以殺立德又借雲長之手以殺袁紹矣程昱之計真是可畏正是初見方為座上客此日

幾同階下囚未知立德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敗兵折將 關雲長挂印封金

今人見關公為漢壽亭侯遂以漢為國號而直稱之日壽亭侯即博雅

家亦時有此此起於俗本演義之誤也俗本云曹瞞鑄壽亭侯印貽公

而不受加以漢字而後受是齊東野人之語讀者不察遂為所誤夫漢

壽地名也亭侯爵名也漢有亭侯鄉侯通侯之名如孔愉為條不亭侯

鍾繇為東武亭侯立德為宜城亭侯之類蜀志大將軍費禪始會諸將

於漢壽則漢壽亭侯猶言漢壽之亭侯耳豈可去漢字而以壽亭侯爲名耶雞籠山關廟內題主曰漢前將軍漢壽亭侯之神本自了然余則謂當於外額亦加一漢字曰漢漢壽亭侯之祠則人人洞曉矣俗本之誤今依古本校

曹操棄糧與馬以餌敵捐金與印以餌士同一餌也欲殺之則餌之欲用之則亦餌之然文醜爲操所餌關公必不爲操所餌操亦無可如何耳

顏良之死出其不意文醜之死則非出其不意也使醜亦如龔都之以立德消息告雲長則必不至於死故公之刺顏良或爲顏良惜公之誅文醜更不得爲文醜惜關公之斬袁將者再袁紹之欲殺立德者亦再立德此時其不死也間不容髮而關公陷於不知直待見孫乾遇龔都而始知我之所以報曹操者幾至於殺立德則安得不流涕北顧奮然

而決去哉即使曹操追公而殺之公所不顧也卽袁紹仇公而殺之亦公所不顧也前之愛一死所以全其嫂今之輕一死所以報其兄觀其見兄一百萬死不辭之語真一字一血淚矣

曹操一生奸偽如鬼如蜮忽然遇著堂堂正正凜凜烈烈皎若青天明若白日之一人亦自有珠玉在前覺吾形穢之愧遂不覺愛之敬之不忍殺之此非曹操之仁有以容納關公乃關公之義有以折服曹操耳雖然吾奇關公亦奇曹操以豪傑折服豪傑不奇以豪傑折服如雄則奇以豪傑敬愛豪傑不奇以奸雄敬愛豪傑則奇夫豪傑而至折服奸雄則是豪傑中有數之豪傑奸雄而能敬愛豪傑則是奸雄中有數之奸雄也

人情未有不愛財與色者也不愛財與色未有不重爵與祿者也不重爵與祿未有不重人之推心置腹折節敬禮者也曹操所以駕馭人才

辭紹英俊者情此數者已耳是以張述舊事呂布徐晃舊事楊奉賈詡
舊事張繡文聘舊事劉表張郃乃袁紹之舊臣龐德乃馬超之舊將無
不棄故從新樂爲之死獨至關公而心戀故主堅如鐵石金銀美女之
賜不足以移之偏將軍漢壽亭侯之封不足以動之分庭抗禮杯酒交
歡之異數不足以奪之夫而後奸雄之術窮矣奸雄之術既窮始駭天
壤間不受駕馭不受籠絡者乃有如此之一人卽欲不吁嗟景仰安可
得乎

來得明白去得明白推斯志也縱無二嫂之羈絆而子然一身亦必不
給曹操而遁去也明知袁紹爲曹操之仇而致書曹操明明說出更不
隱諱不知兄在則斬其將既知兄在則歸其處心事無不可對人言者
有人如此安得不與日月爭光

却說袁紹欲斬立德立德從容進曰明公只聽一面之詞而絕向日之情
第一才子

耶備自徐州失散二弟雲長未知存否天下同貌者不少豈赤面長鬚之

人即為關某也明公何不察之此時雲長也在疑似之間故袁紹是箇沒

主張的人聞立德之言責沮受曰誤聽汝言險殺好人第一次要殺遂仍

請立德上帳坐議報顏良之仇帳下一人應聲而進曰顏良與我如兄弟

今被曹賊所殺我安得不雪其恨立德視其人身長八尺面如獬豸音

乃河北名將文醜也文醜之意只在報顏良之仇更不去袁紹大喜曰非

汝不能報顏良之仇吾與十萬軍兵便渡黃河追殺操賊沮受曰不可今

宜留屯延津在大名府分兵官渡乃為上策若輕舉渡河設或有變眾皆

不能還矣沮受分兵守險之說亦與田豐相合紹怒曰是皆汝等遲緩軍心遷延日月有妨

大事豈不聞兵貴神速乎既知兵貴神速何以沮受出歎曰上盈其志下

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與田豐以杖醜地遂托疾不出議事立德曰

備蒙大恩無可報効意欲與文將軍同行一若報明公之德一者就探雲

長的是信在此句紹壽侯文醜與立德同領前部文醜曰劉立德屢敗

之將守軍不利既主公要他去時某分三萬軍教他為後部若使立德在前文醜不至

死于是文醜自領七萬軍先行令立德引三萬軍隨後且說曹操見雲長

斬了顏良倍加欽敬表奏朝廷封雲長為漢壽亭侯漢壽地名亭侯爵名俗本此處多誤今依

古本鑄印送關公為後挂印張本忽報袁紹又使大將文醜渡黃河已據延津之

上操乃先使人移徙居民于西河然後自領兵迎之傳下將令以後軍為

前軍以前軍為後軍文醜與立德分前後軍曹操糧草先行軍兵在後許

得呂虔曰糧草在先軍兵在後何意也操曰糧草在後多被標掠故令在

前此是假話虔曰倘遇敵軍劫去如之奈何操曰且待敵軍到時却又理會只

說虔心疑未決操令糧食輜重沿河塹至延津操在後軍聽得前軍發喊

急教人看時報說河北大將文醜兵至我軍皆棄糧草四散奔走後軍又

遠將如之何操以鞭指南阜曰此可暫避諺謂人馬急奔土阜操令軍士

皆解衣卸甲少歇盡放其馬既棄糧又棄馬文醜軍拚至眾將曰賊至矣

可救收馬匹退回白馬荀攸急止之曰此正可以餌敵何故反退荀攸獨

意操急以目視荀攸而笑攸知其意不復言曹操只不文醜軍既得糧草

軍仗又來捨馬軍士不依隊伍自相雜亂曹操却令軍將一齊下土阜擊

之文醜軍大亂曹兵圍裹將來文醜挺身獨戰軍士自相踐踏文醜止遏

不住只得撥回馬曹操在土阜上指曰文醜為河北名將誰可擒之

張遼徐晃飛馬齊出大叫文醜休走文醜回頭見二將趕上遂按住鐵鎗

拈弓搭箭正射張遼徐晃大叫賊將休放箭張遼低頭急躲一箭射中頭

盔將簪纓射去遼奮力再趕坐下戰馬又被文醜一箭射中面頰那馬跪

倒前蹄張遼落地文醜回馬復來徐晃急輪大斧截住廝殺只見文醜後

面軍馬齊到晃料敵不過撥馬而回又醜沾河趕來此亦先寫文醜聲勢以襯雲長忽

見十餘騎馬旗號翩翩一將當頭提刀飛馬而來乃關雲長也

時又自一
樣氣色
大罵賊將休走與文醜交馬戰不三合文醜心怯撥馬遶河而

走關公馬快趕上文醜腦後一刀將文醜斬下馬來文醜此時若以玄統

于死矣曹操在上阜上見關公殺了文醜大驅人馬揜殺河北軍大半落水

沮受言不可渡河此處方駢糧草馬匹仍被曹操奪回如垂棘之璧雲長引數騎東衝

西突正殺之間劉玄德領三萬軍隨後到二人和會矣謂前哨馬探知

報與玄德云今番又是紅面長髯的斬了文醜但聞其形玄德慌忙驟馬

來看隔河望見一簇人馬往來如飛旗士寫着漢壽亭侯關雲長七字見

其旗不見其面玄德暗謝天地曰原來吾弟果然在曹操處知其必不降曹也

欲待招呼相見被曹兵大隊擁來只得收兵回去此時宜必相見矣而音

又恨陟岡之遠咫尺天涯為之一嘆袁紹接應至官渡下定寨柵郭圖審配人見袁紹說今

番又是關某殺了文醜劉備伴推不知袁紹大怒罵曰大耳賊焉敢如此

少頃玄德至紹令推出斬之讀者至此為玄德吃驚又代關公吃驚玄德曰某有何罪紹曰

玄德曰

你故使汝弟又壞我一員大將如何無罪立德曰容伸一言而死曹操素

忌備今知備在明公處恐備助公故特使雲長誅殺二將公知必怒此借

公之手而殺劉備也願明公思之惺惺所言不出玄德之料袁紹曰玄德之言是也汝

等幾使我受害賢之名第二番欲殺又被玄德躲過喝退左右請玄德上帳而坐玄德

謝曰荷明公寬大之恩無可補報欲令一心腹人持密書去見雲長使知

劉備消息彼必星夜來到輔助明公共誅曹操以報顏良文醜之仇如何

前者玄德尚在疑似之間則玄德只言不是雲長以解之今者雲長更無疑義矣則又言招來雲長以解之袁紹大喜曰吾得

雲長勝顏良文醜十倍也還記虎牢關前盟主高坐而比之否玄德修下書劉未有人送去

此時不即寄去又作一頓妙紹令退軍武陽連營數十里按兵不動袁紹此番又操乃

使夏侯惇領兵守住官渡隘口自己班師回許都大宴衆官贊雲長之功

因謂呂虔曰昔日吾以糧車在前者乃餌敵之計也惟有公達知吾心耳

此時方纔說明衆皆嘆服正飲宴間忽報汝南有黃巾劉辟龔都甚是猖獗曹洪

格其急欲歸劉故急欲報曹耳操曰雲長建立大功未曾重酬豈可復勞征進公曰關其

久閒必生疾病願再一行英雄語玄德體肉復生之嘆亦是此意曹操壯之點兵五萬使于

禁樂進為副將次日便行荀彧密謂操曰雲長當荷歸劉之心倘知消息

必去不可頻令出征操曰今次取功吾不復教臨敵矣且說雲長領兵將

近汝南卻住營寨當夜官外拏了兩箇細作人來雲長親之內中認得一

人乃孫乾也來得突元出於意外關公叱退左右問乾曰公自潰散之後一向踪跡

不聞今何為在此處乾曰某自逃難飄泊汝南幸得劉辟收留孫乾一向

他口中一句今將軍為何在曹操處未識甘糜二夫人無恙否關公因將

上項事細說一遍乾曰近聞立德公在袁紹處欲往投之未得其便今劉

襲二人歸順袁紹相助攻曹天幸得將軍到此因特令小軍引路教某為

細樵來報將軍來日二人當虛敗一陣公可速引二夫人投袁紹處與立

德公相見立得寄書未到孫乾報見在前雲長欲知乃見關公曰既兄在

袁紹處吾必星夜而往但恨吾斬紹二將恐今事變矣恐事變者非恐袁紹殺已也恐因此

而玄德又不乾曰某當先往探彼虛實再來報將軍亦探玄德尚在袁紹處與否也○為後文

途申報公曰吾見兄長生面雖萬死不辭言兄長果然在袁紹處則今回

許昌便辭曹操也當夜汝送孫乾去了次日關公引兵出龔都拔挂州陣

關公曰汝等何故背反朝廷都曰汝乃背主之人何反責我關公曰我為

何背主都曰劉玄德在袁本初處汝却從曹操何也孫乾在營中密語龔

後文軍士報關公更不打話拍馬舞刀向前龔都便走關公趕上都回身

告關公曰故主之恩不可忘也公當速進我讓汝南讓汝南者欲其立功

關公會意驅軍擒殺劉龔二人佯輸詐敗四散去了雲長奪得州縣安民

已定班師回許昌曹操出郭迎接當勞軍士宴罷雲長回家拜二嫂於

門外一夫人曰叔叔兩番出軍可知皇叔音信否公答曰未也此時不即

處關公退三夫人於門內痛哭曰想皇叔休矣二叔恐我姊妹煩惱故隱

而不言

將聞喜信乃先痛哭敘事至此又差一煩

正哭間有一隨行老軍聽得哭聲不絕於門

外告曰夫人休哭主人見在河北袁紹處

不用關公說知却用軍人報信事曲而文亦曲

夫人曰

汝何由知之軍曰跟關將軍出征有人在陣上說來

應冀一語

夫人急召雲長

責之曰皇叔未嘗負汝汝今受曹操之恩顧忘舊日之義不以寔情告我

何也關公頓首曰兄今委實在河北未敢教嫂嫂知者恐有泄漏也

恐有泄漏

者公意曹操不知玄德在河北豈豈知操固與程昱等之熟乎

事須緩圖不可欲速

為欲待孫乾回報也却又說明妙甘

甘

夫人曰叔宜上緊公退尋思去計坐立不安原來于禁探知劉備在河北

報與曹操

公則必待孫乾報而後知操豈待于禁報而後知耶

操令張遼來探關公意關公正悶坐

張遼人賀曰聞兄在陣上知立德音信特來賀喜

公方欲秘之而遼已明言之妙

關公曰

故主雖在未得一見何喜之有

遼既明言公即不隱諱

遼曰兄與立德交比弟與兄

交何如公曰我與兄朋友之交也我與立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主君

臣也豈可共論乎

有他輕重較然只二語中已備五倫之三矣

適曰今玄德在河北兄往從可

關公曰昔曰之言安肯背之文遠須為我

致意丞相

直心快口

張遼將關公之

言圖告曹操操曰吾自有計留之

恐亦無甚妙計矣

且說關公正尋思間忽報有

故人相訪

讀者至此必謂孫乾有信至矣

及請人却不相識

奇絕

關公問曰公何人也答曰

某乃袁紹部下南陽陳震也關公大驚急退左右問曰先生此來必有所

為震出書一

緘音兼

遞與關公公視之乃立德書也

立德寄書人直至此處方來來得突兀出人意

外其畧曰

備與足下自桃園締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相違割恩斷義君必欲取

功名圖富貴願獻備首級以成全功

兩番幾被袁紹所殺故言之激如此

書不盡言謹待

來命

關公看書畢大哭曰

不得哭

某非不欲尋兄奈不知所在也安肯圖富貴而

背舊盟乎

既得此書則知立德尚在袁紹處不必待孫乾回報而公之去更不容變矣

震曰立德望公甚切公

既不肯舊盟宜速往見關公曰人生八地開無終始者非君子也吾來時

明白去時不可不明曰明明白白自是公一生過人處今吾作書煩公先達知兄長容某

辭却曹公奉二嫂來相見震曰倘曹操不允為之奈何陳震之意公不告而竟去公為人明

白則必告而後去公曰吾寧死豈肯久留於此言不死則必去震曰公速作回書

免致劉使君懸望關公寫書答曰

竊聞義不負心忠不顧死羽自幼讀書粗知禮義觀羊角哀左伯桃之

事未嘗不三歎而流涕也前守下邳內無積粟外無援兵欲即効死奈

有二嫂之重未敢斷首捐軀致負所託故爾暫且羈身冀圖後會近至

汝南方知兄信即當面辭曹公奉二嫂歸羽但懷異心神人其誅披肝

瀝膽筆楮難窮瞻拜有期伏惟鑒照玄德來書從關公眼中看出關公

差有致

陳震得書曰回關公人內告知二嫂隨即至相府拜辭曹操操知來意乃

懸迴避牌於門

操所謂有計留之者別無他計只是一個不肯相見耳

關公快快而回命舊日跟隨

人役收拾車馬早晚伺候分付宅中所有原賜之物盡皆留下分毫不可

帶去

一塵不染

次日

再往相府辭謝門首又挂迴避牌

操此時留公

關公

之計亦窮矣

一連去了數次皆不得見

筆省

乃往張遼家相探欲言其事遼亦託疾不出

此想亦曹操教之也

關公思曰此曹丞相不容我去之意我去志已決豈可復留即

寫書一封辭謝曹操書畧曰

羽少事皇叔誓同生死皇天后土實聞斯言前者下邳失守所請三事

已蒙恩諾今探知故主見在袁紹軍中

明明說出

回思昔日之盟豈容

違背新恩雖厚舊義難忘茲特奉書告辭伏惟照察其有餘恩未報願

以俟之異日

為後文華容道伏線

寫畢封固差人去相府投遞一面將累次所受金銀一一封置庫中懸漢

壽亭侯印於堂上

封金挂印至今美談

請二夫人上車關公上赤兔馬手提青

龍乃率領舊日跟隨人役護送車仗徑出北門果于去勇于去更不門吏

擋之關公怒曰橫刀大喝一聲門吏皆退避先為五關斬關公既出門請

從者曰汝等護送車仗先行但有追趕者吾自當之勿得驚動二位夫人

從者推車望官道進發却說曹操正論關公之事未定左右報關公呈書

操即看畢大驚曰雲長去矣四字有無限愛惜無恨嗟明忽此踴守將飛

報關公奪門而去車仗鞍馬二十餘人人數在北門守皆望北行北門守

是弟又關公宅中人來報說關公盡封所賜金銀等物美女十人男居內

室此句又于關公宅其漢壽亭侯印懸手堂上丞相所撥人復皆不帶去

只帶原跟從人及隨身行李出北門去了關公宅中人來報是弟三段只

之來得昂藏去眾皆愕然一將挺身出曰某願將鐵騎三千去生擒關某

獻與丞相眾視之乃將軍蔡陽也預為後文斬正是欲離萬丈蛟龍穴

又遇三千狼虎兵 蔡陽要趕關公畢竟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dense, vertical Japanese text, which is large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quality of the scan. The text appears to be organized into columns, typical of traditional East Asian book layouts. A prominent vertical line is visibl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text area, possibly separating a main column from a smaller one or a margin.)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十四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龍霧鄒梧岡訂

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

吾讀此卷而嘆曹操之義又未嘗不嘆曹操之奸也其於關公之去贈金贈袍親自送行而獨吝一紙文憑不卽給與使關公而死於卞喜之伏兵或死於王植之縱火則操必曰非我也守關將吏也已則居愛賢之名而但責將吏以誤殺之罪斯其好不已甚與以小人而行君子之事則雖似君子而終懷小人之心今人但見各爲其主之語便嘖嘖曹操不置可謂不知烏之雌雄矣文有伏線之妙滎陽城中之事先於東嶺關前伏線此卽伏於一卷之內者也玉泉山頂之事早於鎮國寺中伏線此伏於數十卷之前者也其間一傳家信一敘鄉情閑閑冷冷極

招緊要處却是極緊要處如此敘事雖龍門復生無以過之

關公斬蔡陽在後卷而此卷先有蔡陽欲趕關公一段文字廖化歸關公尚隔十數卷而此卷先有廖化救二夫人一段文字皆所謂隔年下種者也至於關公行色匆匆途中所歷忽然遇一少年忽然遇一老人忽然遇一強盜忽然遇一和尚點綴生波殊不寂寞天然有此妙事助成此等妙文若但過一關殺一將五處關隘一味殺去有何意趣

自二十五回至此皆爲雲長立傳而立德翼德兩邊未免冷淡乃於白馬之役忽有翼德探囊取物一語文中雖無翼德而翼德之威靈如見至於立德行藏或在袁紹一邊致書或在關公一邊接柬或在龔都陣上口傳或在孫乾途中鋪述處處提照出來更不踈漏真敘事妙品關公此行其難有三保二嫂車仗而行必須緩轡相隨非比獨行可以馳驅雖有千里馬無所用之一難也自許昌而出關隘重重非止一處

兩處可以僥倖而越二難也又所投之處乃曹操之仇守關將士防範甚嚴非比別處可以通融三難也有此三難卒能脫然而去雖邀天幸實仗神威總之志不決雖易者亦難志既決雖難者亦易耳

五關斬將非關公意也觀其不殺劉延可見矣延雖不肯借船而不敢拒公則公竟舍之而不殺推此而論使胡班救公之後王植不追公亦何必索植而殺之乎其餘或以力敵或以計害皆不得已而殺之耳故曰非公意也

却說曹操部下諸將中自張遼而外只有徐晃與雲長交厚其餘亦皆敬服獨蔡陽不服關公故今日聞其去欲往追之操曰不忘故主來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當效之

操視諸將中未嘗有此人

遂叱退蔡陽不令去起程昱曰丞相待關某甚厚今彼不辭而去亂言片楮冒瀆鈞威其罪大矣若縱之使

歸袁紹是與虎添翼也不若追而殺之以絕後患

又是一個要緊的

操曰吾已

許之豈可失信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袁紹欲殺玄德而曹操不追關公

謂張遼曰雲長封金挂印財賄不以動其心

曹操所以餌人者不過財賄爾祿耳今

深敬之

操所以餌人者不過財賄爾祿耳今

想他去此不遠我一發結識

他做箇人情汝可先去請住他待我與他送行

更以路費征袍贈之便為

後日記念

既不追之則必餞之索性加厚

張遼領命單騎先往曹操引數

十騎隨後而來却說雲長所騎赤兔馬日行千里本是趕不上因欲護送

車仗不敢縱馬按轡徐行

徐行忽聽背後有人大叫雲長且慢行

公此時必謂

回頭視之見張遼拍馬而至

尊恙已

關公教車仗從人只管望大路趨行

為後破

自已勒住赤兔馬按住青龍刀問曰文遠莫非欲追我回乎

遼曰

非也丞相知兄遠行欲來相送特先使我請住台駕別無他意關公曰便

是丞相鐵騎來吾願決一死戰

其言

遂立馬於橋上望之見曹操引數十

騎飛奔前來背後乃是許

褚徐晃于禁李典之輩操見關公橫刀立馬於

橋上此時何不持延遲避矣。公比持反急欲遲避矣。○今諸將勒佳馬匹左右擺開關公見眾人

手中皆無軍器方始放心操曰雲長行何太速關公於馬上欠身答曰關

某前曾稟過丞相今故主在河北不由某不急去累次進府不得參見故

拜書告辭封金挂印納還丞相望丞相勿忘昔日之言言簡而操曰吾欲

取信於天下安肯有負前言恐將軍途中乏用特具路費相送一將便從

馬上托過黃金一盤關公曰累蒙恩賜尚有餘資留此黃金以賞軍士其

光明其操曰特以少酬大功於萬一何必推辭關公曰區區微勞何足挂

齒操笑曰雲長天下義士恨吾福薄不能相留目嘆緣慳分淺乃錦袍一

領畧表寸心令一將下馬雙手捧袍過來雲長恐有他變不敢下馬細用

青龍刀尖挑錦袍披於身上勒馬回頭稱謝曰蒙丞相賜袍異日更得相

會此袍可留異日華客道一命矣遂下橋望北而去操甚歎歎公甚落

許褚曰此人無禮太甚何不擒之操曰彼一人一騎吾數十餘人安得不

疑代為吾言既出不可追也又白曹操自引眾將回城於路嘆想雲長不

已見如此人安得不惜別不說曹操自回且說關公來趕車仗約行三十里都只不

見不知者讀至此必疑雲長心慌縱馬四下尋之忽見山頭一人高叫關

將軍且住與張遼昔後相呼正後相似不知者關公舉目視之只見一少

年黃巾錦衣持鎗跨馬馬項下懸着首級一顆引百餘步卒飛奔前來奇

公問曰汝何人也少年來餘下馬拜伏於地雲長恐是詐精細勒馬持刀問

曰壯士願通姓名答曰吾本襄陽人姓廖名化字元儉因世亂流落江湖

聚眾五百餘人劫掠為生恰纔同伴杜遠下山巡哨誤將兩夫人劫掠上

山吾問從者知是大漢劉皇叔夫人且聞將軍護送在此吾即欲送下山

來杜遠出言不遜被某殺之今獻頭與將軍請罪此事只在廖化口中敘出省筆關公曰

二夫人何在化曰現在山中關公教急取下山不移時百餘人簇擁車仗

前來關公下馬停刀叉手於車前問候曰二嫂受驚否二夫人曰若非廖

將軍保全已被杜遠所辱又在口關公問左右曰廖化怎生救夫

人左右四杜遠劫上山去就要與廖化各分一人為妻廖化問起根由好

生拜敬杜遠不從已被廖化殺了又在左右口關公聽言乃拜謝廖化廖

化欲以部下人送關公關公尋思此人終是黃巾餘黨未可作伴乃謝却

之精細廖化又拜送金帛關公亦不受丞相之金且不受况強盜之金乎然

其視丞相之金與強盜之金無以異也廖化拜別自引入伴投山谷中去了廖化終從關公

從合而後離通雲長將曹操贈袍事告知二嫂催促車仗前行至天晚投

一村莊安歇莊主出迎鬚髮皆白問曰將軍姓甚名誰關公施禮曰吾乃

劉玄德之弟關某也老人曰莫非斬顏良之關公否二人為河托名

則殺名將者之為名將其名引著公曰便是老人大喜便請入莊關公曰

車上還有二位夫人老人便喚妻女出迎二夫人至草堂上關公叉手立

於二夫人之側老人請公坐公曰尊嫂在上安敢就坐極似范蠡在石室中光景老人

乃合妻女請二夫人入內室款待白於草堂款待關公關公問老人姓名

老人曰吾姓野名華桓帝時曾為議郎致仕歸鄉今有小兒胡班在滎陽

太守王植部下為從事將軍若從此處經過某有一書寄與小兒未至弟

太守王植部下為從事將軍若從此處經過某有一書寄與小兒未至弟

行取路投洛陽來前至一關名東嶺關第一把關將姓孔名秀引五百軍

兵在嶺上把守當日關公押車仗上嶺軍士報知孔秀秀出關來迎關公

下馬與孔秀施禮秀曰將軍何往公曰某辭丞相特往河北尋兄秀曰河

北袁紹正是丞相對頭將軍此去必有丞相文憑前曹操送行贈金贈袍

而留送而公曰因行期慌迫不曾討得不說曹操不給秀曰既無文憑待

我差人稟過丞相方可放行關公曰待去稟時須誤了我行程秀曰法度

所拘不得不如此關公曰汝不容我過關乎其語秀曰汝要過去留下老

小為質此語關公大怒不得舉刀就殺孔秀秀退入關去鳥渡

上馬殺下關來大喝曰汝敢過去麼關公約退車仗縱馬提刀竟不打計

直取孔秀秀挺鎗來迎兩馬相交只一合鋼刀起處孔秀屍橫馬下孔秀前榮

後倂關公亦先禮後兵○斬却一將案軍便走關公曰軍士休走吾殺孔秀不得已也可見

斬將原非關公本意與汝等無干借汝眾軍之口傳語曹丞相言孔秀欲害我我故

殺之臨切周至之極眾軍俱拜于馬前關公即請二夫人車仗出關望洛陽進發

第二早有軍士報知洛陽太守韓福韓福急聚眾將商議牙將孟坦曰既

無丞相文憑即係私行若不阻擋必有罪責畏曹操故韓福曰關公猛勇

顏良文醜俱為所殺又將殺顏良今不可力敵只須設計擒之孟坦曰某

有一計先將鹿角攔定關口待他到時小將引兵和他交鋒佯敗誘他來

追公可用暗箭射之苦關某墜馬即擒解許都必得重賞既破免罪商議

停當人報關公車仗已到韓福彎弓插箭引一千人馬攔列關口問來者

何人關公馬上欠身言曰吾漢壽亭侯關某敢借路過韓福曰有曹丞相

文憑否

已知其無却又假問

關公曰事冗不曾討得韓福曰吾奉丞相鈞命鎮守此

地專一盤詰

往來奸細若無文憑即係私逃關公怒曰東嶺孔秀已被吾

殺汝亦欲尋死耶韓福曰誰人與我擒之孟坦出馬輪雙刀來取關公關

公約退車仗拍馬來迎孟坦戰不三合撥回馬便走關公趕來孟坦只指

望引誘關公不想關公馬快早已趕上只一刀砍為兩段斬却關公勒馬

回來韓福閃在門首盡力放了一箭正射中關公左臂公用口拔出箭而

流不住飛馬徑奔韓福衝散眾軍韓福急走不迭關公手起刀落帶頭連

肩斬于馬下

此頭與肩是以報五呂臂之恨矣○斬却三將

殺散眾軍保護車仗關公割帛束住

箭傷于路恐人暗算不敢久住連夜投奔沂水關

今開封府沂水縣

來第三把關

將乃并州人姓下名喜善使流星鎚原是黃巾餘黨

膠化是強盜餘黨下

既做官之強盜能識好人也後授曹操撥來守關當下聞知關公將到尋思

一計就關前鎮國寺中埋伏下刀斧手二百餘人誘關公至寺約戰

號欲回和事在佛地上謀殺外人是強盜安排已定出關迎接關公公見

下齋來迎使下馬相見喜曰將軍名震天下誰不敬仰今歸皇叔足見忠

義小人欺君子之言關公具說斬孔秀韓福之事不喜曰將軍殺之是也某

見丞相代稟衷曲言之太甘關公甚喜同上馬過了沂水關到鎮國寺前

下馬衆僧鳴鐘出迎原來那鎮國寺乃漢明帝御前香火院本寺有僧三

十餘人內有一僧却是關公同鄉人法名普淨當下普淨已知其意向前

與關公問訊胡班救關公却于胡華家先期伏線曰將軍離蒲東幾年矣

關公曰將及二十年矣普淨曰還認得貧僧否雖然當日相逢却敘昔年

年之公曰離鄉多年不能相識普淨曰貧僧家與將軍家只隔一條河離

人好與同鄉人言鄉出家人亦與俗家人言家下喜見普淨敘出鄉里之

情恐有走泄乃叱之曰吾欲請將軍赴宴汝僧人何得多言關公曰不然

鄉人相遇安得不敘舊情耶不是逢僧話却是敘鄉情不是浮僧半日閒

到却是望蒲東耳普淨請關公方丈待茶關公曰二位夫人在車上可先獻茶普

淨教取茶先奉夫人然後請關公入方丈普淨以手舉所佩戒刀以目視

關公此僧大通是慧明不是法聰公會意命左右持刀緊隨下喜請關公于法堂筵席

關公曰卡君請關某是好意還是反意下喜未及回言關公早望見壁衣

中有刀斧手乃大喝卡喜曰吾以汝為好人安敢如此卡喜知事泄大叫

左右下手左右方欲動手皆被關公拔劍砍之卡喜下堂遶廊而走關公

棄劍執大刀來趕下喜暗取飛鎚直打關公關公用刀隔開鎚趕將入去

一刀劈卡喜為兩段要在佛地上殺好人是真強盜能在佛地土殺友人是真菩薩。斬却四將隨即回身來

看二嫂早有軍人圍住見關公來四下奔走關公趕散謝普淨曰若非吾

師已被此賊害矣救關公者普淨殺卡喜者亦普淨殺之而當殺即生也此僧可謂深通佛法普淨曰貧僧此

處難容收拾衣鉢亦往他處雲遊也後會有期將軍保重早為玉泉山伏筆關公

稱謝護送車仗往榮陽進發第四回榮陽太守王植即與韓福是兩親家關

待關公殺了韓福商議欲暗害關公關公念兄恩王植乃使人守住關口

待關公到時王植出關喜笑相迎關公訴說尋兄之事植曰將軍于路馳

驅夫人車上勞困且請入城館驛中暫歇一宵來日登途未遲與不喜一

關公見王植意甚慇懃遂請二嫂入城館驛中皆鋪陳了當王植請公赴

宴公辭不往前赴下喜席今有不植使人送筵席至館驛關公因于路辛

苦請二嫂晚膳畢就正房歇定令從者各自安歇飽喂馬匹關公亦解甲

憩息却說王植密喚從事胡班聽令曰關某背丞相而逃又于路殺太守

并守關將校死罪不輕此人武勇難敵汝今晚點一千軍圍住館驛一人

一箇火把待三更時分一齊放火不問是誰盡皆燒死不用壁中刀斧都

日裡一吾亦自引軍接應為後追趕胡班領命便點起軍士密將乾柴引

火之物搬于館驛門首約時舉事胡班尋思我久聞關雲長之名不識如

何模樣試往窺之乃至驛中問驛吏曰關將軍在何處答曰正廳上觀書

者是也胡班潛至廳前見關公左手綽髻于燈下凭几看書

寫得如畫

班見了

失聲歎曰真天人也

不特其人可敬其貌亦可敬

公問何人胡班入拜曰滎陽太守部

下從事胡班關公曰莫非許都城外胡華之子否班曰然也公喚從者于

行李中取書付班

班普淨敘鄉情胡班見班家信又開開相對

班看畢歎曰險些悞殺忠良遂容

告曰王植心懷不仁欲害將軍暗令人四面圍住館驛約于三更放火今

某當先去開了城門將軍急收拾出城

方信胡華寄書不是閑文

關公大驚忙披挂提

刀上馬請二嫂上車盡出館驛果見軍士各執火把聽候關公急來到城

邊只見城門已開關公催車仗急急出城胡班還去放火

前是王植賺關公此則胡班賺

王植

關公行不到數里背後火把照耀人馬起來

來送命

當先王植大叫關

某休走關公勒馬大罵匹夫我與你無仇如何令人放火燒我王植拍馬

挺鎗徑奔關公被關公攔腰一刀砍為兩段

斬那

人馬都植散關公催車

仗速行于路感胡班不已

為後文胡班

有骨肉界首有人報與到延正

引數十騎出郭而迎關公馬上欠身而言曰太守別來無恙人慎白延曰

公今欲何往公曰辭了丞相去尋家兄延曰立德在袁紹處紹乃丞相仇

人如何容公去公曰昔日曾言定來延曰今黃河渡口關隘夏侯惇部將

秦琪據守恐不容將軍過渡先報公曰太守應付船隻若何延曰船隻雖

有不敢應付無用人公曰我前者誅顏良文醜亦曾與足下解厄又在關公

事一今日求一渡船而不與何也延曰只恐夏侯惇知之必然罪我無用人

關公知劉延無用之人遂自催車仗前進有殺自不殺妙甚若逢到黃河

渡口第五秦琪引軍出問來者何人關公曰漢壽亭侯關某也琪曰今欲

何往關公曰欲投河北去尋兄長劉立德敬來借渡琪曰丞相公文何在

公曰吾不受丞相節制有甚公文前託言事冗行忙此則竟說琪曰吾受

夏侯將軍將令守把關隘你便插翅也飛不過去關公大怒曰你知我于

路斬戮攔截者乎琪曰你只殺得無名下將敢殺我麼關公怒曰汝比顏

良文醜若何

又將前事一

秦琪大怒縱馬提刀直取關公二馬相交只一合關

公刀起秦琪頭落

斬却六將

關公曰當吾者已死餘人不必驚走速備船隻送

我渡河軍士急撐舟旁岸關公請二嫂上船渡河渡過黃河便是袁紹地

方關公所歷關隘五處斬將六員

斬將行程圖總結一筆

後人有詩歎曰

挂印封金辭漢相

尋兄遙望遠途還

馬騎赤兔行千里

刀偃青龍出五關

忠義慨然冲宇宙

英雄從此震江山

獨行斬將應無敵

今古留題翰墨間

關公于馬上自歎曰吾非欲沿途殺人奈事不得已也曹公知之必以我

為負恩之人矣

觀公此語知後日華容道相遇定然不殺

正行間忽見一騎自北而來大叫雲

長少住關公勒馬視之乃孫乾也

孫乾至此方來來得突兀亦來得奏巧

關公曰自汝南相

別一向消息若何乾曰劉辟龔都自將軍回兵之後復奪了汝南

事只在孫乾

口中補出奸

遣某法河北結好袁紹請立德伺某破曹之計不想河北將士各

相如忠田豐尚囚獄中沮受黜退不用審配郭圖各自爭權袁紹多疑主

持不定其與劉皇叔商議先求脫身之計今皇叔已往汝南會合劉辟去

了此卷敘關公一透十分熱鬧放下立德一邊采魚冷落恐將軍不知反

到袁紹處或為所害特遣某於路迎接將來幸於此得見將軍可速往汝

南與皇叔相會陳震敘書在孫乾未至之前孫乾報信關公教孫乾拜見

夫人寫得夫人問其動靜孫乾備說袁紹二次欲斬皇叔前孫乾在汝南

至此方言今幸脫身往汝南去了夫人可與雲長到此相會二夫人皆掩面垂

淚寫得關公依言不投河北去徑赴汝南來本是河北忽轉汝南只因古

變人情正行之間背後塵埃起處一彪人馬起來當先夏侯惇大叫關某休走

正是六將阻關徒受死一軍攔路復爭鋒畢竟關公怎生脫身且

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八回

第一十子

卷十四

九

斬蔡陽兄弟釋疑

會古城主臣聚義

曹操於關公之行不使人導之出疆者陽美其大義而陰忌其歸劉故聽彼自往若其於路阻截而復回則是不留之留也若是中途爲人所害而死則是不殺之殺也迨至斬關而出渡過黃河當此之時留之不可殺之不得矣於是又恐不見了自己人情然後令人齎送文憑以示恩厚斯其設心不大可見乎文憑之送不送於需用文憑之時而送於不必用文憑之後讀書者至此慎勿被曹操瞞過也

關公既遇廖化又遇周倉廖化是黃巾周倉亦是黃巾化之從公後於倉而倉之慕公切於化夫使倉而不與公遇不過綠林一豪客耳今日立廟繪像倉得捧大刀立於公之側竟附公以並垂不朽可見人貴改圖士貴擇主雖失足在荊未嘗不可以更新而單身作僕勝似擁護囉

拜大王也

人但知降漢不降曹爲長大節而不知大節如翼德始視雲長而更烈也雲長辨漢與曹甚明翼德辨漢與曹又甚明操爲漢賊則從漢賊者亦漢賊彼悞以關公爲降曹故罵曹操并罵關公而桃園舊好所不暇顧矣蓋有君臣然後有兄弟君臣之義乖卽兄弟之義亦絕衣帶詔之公憤爲重而桃園之私盟爲輕推斯志也使翼德而處土山之圍寧蹈白刃而死豈肯權宜變通姑與曹操周旋乎哉翼德生平最怒呂布以其滅倫絕理故一見便呼爲三姓家奴而嗣後屢欲殺之其怒曹操亦猶是耳愚呂布以正父子之倫惡曹操以正君臣之禮如翼德者斯可謂之真孝子斯可謂之真忠臣

翼德失徐州而雲長責之雲長寄許都而翼德責之能如此以義相責方是好兄弟每怪今人好立朋黨一繙私盟使互相遮護雖有大過不嫌其非此以水濟水耳豈所稱和而不同之君子乎

立德之於關公留曰河望見旗幟而以手加額翼德之於關公也古城
觀面相逢而綽鎗欲戰一兄一弟何其不同如此哉曰既不降曹而何
以在曹此翼德所以責關公者也知其身雖在曹而必不降曹此立德
所以信關公者也觀弟之責其兄則能爲翼德之兄者固自不易觀兄
之信其弟則能爲雲長之兄者大非偶然矣

只因關公以弟尋兄以叔保嫂遂引出一派親戚來胡華與胡班爲父
子韓福與王植爲姻家蔡陽與秦琪爲甥舅不唯名主其主又復各親
其親矣至於不殺郭常之子以存人祀收養關定之子以立已嗣關公
父子是初相見桃園兄弟是重會合立德夫婦是再團圓合前回與此
回始共成一篇親親文字云

立德在許都聽滿寵報信但知公孫瓚下落不知趙子龍下落令人問
問不殊關公在汝南見孫乾報信但知立德下落並不提起張翼德下

落又令人鬱鬱不快今至此卷不約而問不期而會不特當日見者快然卽今日讀者亦爲之快然矣由前而觀則桃園爲初聚義古城爲再聚義由後而觀則南陽會諸葛方爲大聚義古城會子龍已爲小聚義也

劉關張三人兩番聚散一散于呂布之攻小沛再散于曹操之攻徐州而立德則前投曹操後投袁紹關公則前在東海後在許都翼德則兩次俱在芒碭山中乃敘事者于前之散也畧關張而獨詳立德于後之散也則畧翼德稍詳立德而獨甚詳關公所以然者三面之事不能並時同敘故取其事之長者而備載焉取其事之短者而簡畧焉史遷筆法往往如此

前卷埋伏後文此卷收拾前文如胡班廖化普淨輩俱于前卷埋伏糜竺糜芳簡雍趙雲等俱于此卷收拾

却說關公同孫乾保二嫂向汝南進發不想夏侯惇領三百餘騎從後追來孫乾保車仗前行關公回身勒馬按刀問曰汝來趕我有失丞相大度夏侯惇曰丞相無明文傳報汝于路殺人又斬吾部將無禮太甚我特來擒你獻與丞相發落言訖便拍馬挺鎗欲鬪只見後面一騎飛來大叫不可與雲長交戰關公按轡不動來使于懷中取出公文謂夏侯惇曰丞相敬愛關將軍忠義恐于路關隘攔截故遣某特賞公文遍行諸處道在渡河之後公文方到此惇曰關某于路殺把關將士丞相知否來使曰此却未知第一曹操奸滑處次斬關之時關吏必以飛報許都矣豈有五關俱斬而操猶未知者惇曰乎其曰未知者曹操殺之也恐知之而後發使不見了自己人情耳惇曰我只活捉他去見丞相待丞相自放他關公怒曰吾豈懼汝耶拍馬持刀直取夏侯惇惇挺鎗來迎兩馬相交戰不十合忽又一騎飛至大叫二將軍少歇惇鎗問來使曰丞相叫擒關某乎此句問得更妙惇意亦以斬關之事操必知之矣使者曰非也丞相恐守關諸將阻擋關將軍故又差某馳公文來放行可前

一經公文不見既渡河後公文連片而至曹操夫是奸賊惇曰丞相知其干路殺人否使者曰未知番使命猶云未知一發是詐

住關公大怒舞刀迎戰兩箇正欲交鋒陣後一人飛馬而來大叫雲長元

讓休得爭戰衆視之乃張遼也二人各勒住馬張遼近前言曰奉丞相鈞

旨因聞知雲長斬關殺將恐于路有阻特差我傳諭各處關隘任便放行

前兩次言不知者恐知其斬關而後發使不見了人情也此直言已知惇者見得知其斬關而並不怒索性再實詞人情也皆是曹操奸猾處

曰秦琪是蔡陽之甥他將秦琪托付我處今被關某所殺怎肯于休伏後

事遼曰我見蔡將軍自有分解既丞相大度教放雲長去公等不可廢

丞相之意夏侯惇只得將軍馬約退五關俱已斬過一夏侯惇何足阻之此時亦落得做箇人情矣遼曰

雲長今欲何往關公曰聞兄長又不在袁紹處吾今將遍天下尋之遼曰

既未知立德下落且再回見丞相若何本為放行而來却轉出挽留一語甚佳關公笑曰安

有是理文遠回見丞相幸為我謝罪說畢與張遼拱手而別公之來以遼始公之去亦

以遼新于是張遼與夏侯惇領軍自回關公趕上車仗與孫乾說知此事二

人並馬而行行了數日忽值大雨滂沱行裝盡溼出路人每有如此苦事遥望山岡

邊有一所莊院關公引着車仗到彼借宿莊內一老人出迎又遇一關公

具言來意老人曰某姓郭名常世居于此久聞大名幸得瞻拜遂宰羊置

酒相待請二夫人于後堂暫歇郭常陪關公孫乾于草堂飲酒此老之待客與胡華

相似一邊烘焙行李照上行裝盡一邊喂養馬匹謂中馬出馬匹二字至黃

昏時候忽見一少年又遇一引數人入莊徑上草堂郭常喚曰吾兒來拜

將軍因謂關公曰此愚男也關公問何來常曰射獵方回代少年見過關

公即下堂去了忽忽常流淚言曰老夫耕讀傳家只生此子不務本業

唯以遊獵為事是家門不幸也胡華之子賢郭常之關公曰方今亂世若

武藝精熟亦可以取功名何云不幸常曰他若肯習武藝便是有志之人

今再務遊蕩無所不為伏倫老夫所以憂耳關公亦為歎息至更深郭常

辭出關公與孫乾方欲就寢忽聞後院馬嘶人叫讀者至此疑又有小喜

關公急喚從人却都不應乃與孫乾提劍往視之只見郭常之子倒在地

上叫喚從人正與駐客斯打看公問其故從人曰此人來盜赤兔馬前有切車

失之盜此又有偷馬匹之賊亦開開相對被馬踢倒公不可犯公之我等聞叫喚之聲起來巡

看莊客們反來斯關公怒曰鼠賊焉敢盜吾馬恰待發作郭常奔至告曰

不肖子為此交事非合萬死奈老妻最憐愛此子人情多愛獨子而婦人之情又每憐不肖之子

則此子之不肖未必非愛憐懷成之也乞將軍仁慈寬恕關公曰此子果然不肖適纔老翁

所言真知子莫若父也不知子者又莫若母我看翁面且姑恕之遂分付從人看好

了馬喝散莊客與孫乾回草堂歇息次日郭常夫婦出拜於堂前謝曰犬

子冒瀆虎威深感將軍恩恕關公令將出我以正言教之常曰他於四更

時分又引數箇無賴之卒不知何處去了為後切關公謝別郭常請二嫂

上車出了莊院與孫乾並馬護着車仗取山路而行不及三十里只見山

背後擁出百餘人為首兩騎馬本為盜一匹馬却引出兩騎馬來前面那人頭裹黃巾身

穿戰袍後面乃郭常之子也奇絕此子兩番忽伏忽現黃巾者曰我乃天公將軍張角

部將也來者快留下赤兔馬放你過去關公大笑曰無知狂賊汝既從張

角為盜亦知劉關張兄弟三人名字否第一卷中事忽於此一提○黃巾于關公口中酒照劉張妙甚

者曰我只聞赤面長髯者名關雲長此人口中却放下劉張獨聞關公又妙却未識其面對

赤面何去未識汝何人也公乃停刀立馬解開鬚囊出長髯令視之此人所以舍劉張而獨問

門公者蓋已疑公之赤面而持未見有長髯耳故公問問裴視之其人滾鞍下馬腦揪郭常之子拜獻於

馬前前有殺仕遠之廖化今有擒郭子之裴元紹又遙遙相對關公問其姓名告曰某姓裴名元紹曰

張角死後一向無王嘯聚山林權於此處藏伏今早這廝來報有一客人

更不問此客姓名騎一匹千里馬在我家投宿特邀某來劫奪此馬不想

却遇將軍前杜遠事只在廖化口中虛述今郭子郭常之法郭常之子拜伏乞命關

公曰吾看汝父之面饒你性命篤于兄弟者不絕人之父子郭子抱頭鼠竄而去公謂

元紹曰汝不識吾面何以知吾名元紹曰離此二十里有一卧牛山山上

有一關西人姓周名倉兩臂有千斤之力板肋音勒虬髯形容甚偉原在黃

巾張寶部下為將張寶死嘯聚山林他多曾與其說將軍盛名恨無門路

相見因郭常引出郭常之子因郭常之子引出裴元紹又因裴元紹引出周倉力知郭常相見一段文字並非閒筆郭常為周倉引即亦如胡

華為胡班關公曰綠林中非豪傑托足之處公等今後可各去邪歸正勿

伏線耳伏線耳關公曰綠林中非豪傑托足之處公等今後可各去邪歸正勿

自陷其身元紹拜謝正說話間遙望一彪人馬來到元紹曰此必周倉也

關公方立馬待之果見一人黑面長身持鎗乘馬引眾而至周倉形狀前

敘出今又在門見了關公驚喜曰此關將軍也疾忙下馬俯伏道旁曰周

倉拜書出驚關公曰壯士何處曾識關某來倉曰舊隨黃巾張寶時曾

識尊顏元紹原聞公各恨失身賊黨不得相隨今日幸得拜見願將軍不

棄收為步卒早晚執鞭隨鐙死亦甘心勇於從義誠於慕公見其意甚誠

乃謂曰汝若隨我汝手下人伴若何倉曰願從則俱從不願從者聽之可

也於是衆人皆曰願從關公乃下馬至車前稟問二嫂

稟命而行儼然有父兄在

甘夫

人曰叔叔自離許都於路獨行至此歷過多少艱難並未嘗要軍馬相隨

前廖化欲相投叔既却之

夫人口中又將廖化事一提起應前文

今何獨容周倉之衆耶我

輩女流淺見叔自斟酌公曰嫂嫂之言是也遂謂周倉曰非關某寡情奈

二夫人不從汝等且回山中待我等見兄長必來相招周倉頓首告曰倉

乃一粗莽之夫失身爲盜今遇將軍如重見天日豈忍復錯過若以衆人

相隨爲不便可令其盡跟裴元紹去倉隻身步行跟隨將軍雖萬里不辭

也

有匹馬等兄之主人自有隻身隨主之從者○倉關公再以此言告二

嫂甘夫人曰一二人相從無妨於事公乃令周倉撥人伴隨裴元紹去元

紹曰我亦願隨關將軍周倉曰汝若去時人伴皆散且當權時統領我隨

關將軍去但有剗住處便來取你

伏筆

一元紹怏怏而別

元紹之不得從公亦有幸有不幸也

州倉跟着關公往汝南進發行了數日遙見一座山城公問上人此何處

也士人曰此名古城數月前有一將軍姓張名飛引數十騎到此將縣官

逐去逐縣官正與占住古城招軍買馬積草屯糧今聚有四五千入馬四

遠無人敢敵此忽然一去令人想殺至關公喜曰吾弟自徐州失散一向不

知下落誰想却在此本為尋弟奇事乃今孫乾先入城通報教來迎接二

嫂本謂尋常家數耳不料却說張飛在碓陽山中住了月餘因出外探聽

立德消息又是一位偶過古城入縣借糧縣官不肯此士人所未述○飛

怒因就逐去縣官奪了縣印將軍權占住城池權且安身補敘張飛事

當日孫權領關公命人城見飛施禮畢具言立德離了袁紹處投汝南去

了今雲長直從許都送二位夫人至此請將軍出迎張飛聽罷更不同言

隨即披挂持矛上馬引一千餘人逕出北門奇絕怪絕孫乾驚訝又不敢

問只得隨出城來關公望見張飛到來喜不自勝付刀與周倉接了拍馬

來迎只見張飛圓掙豹眼倒豎虎鬚吼聲如雷揮矛望關公便搦奇絕怪

路

胡華郭常廖化同舍等輩無不出庄拜迎下馬關公大驚連忙閃過便叫

賢弟何故如此豈忘了桃園結義耶此首卷中事飛喝曰你既無義有何面

目來與我相見前此稱兄稱弟今忽作你我之呼蓋你我是兄弟本以

做我的人你無面目見我亦無面目見你矣說得字關公曰我如何無

義飛曰你背了兄長降了曹操封侯賜爵今又來賺我竟說來賺我我今

與你併個你死我活機園之誓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今你既背公曰你原

來不知我也難說現放着二位嫂嫂在此賢弟請自問公不自說推二

夫人聽得揭簾而呼曰三叔何故如此飛曰嫂嫂住着且看我殺了負義

的人然後請嫂嫂入城嫂猶兄也殺負兄之人於嫂之前猶殺之於兄前

義義則兄之負義則人之翼德真聖人也甘夫人曰二叔因不知你等下落故暫時棲身曹氏

今知你哥哥在汝南特不避險阻送我們到此三叔休錯見了糜夫人曰

二叔向在許都原出於無奈前翼德失陷二嫂于呂布則雲長責之而立

後亦遙遙相對飛曰嫂嫂休要被瞞過了忠臣寧死而不辱大丈夫

豈有事二主之理理可知雲長之事翼德關公曰賢弟休屈了我孫乾曰雲

長特來等將軍來孫乾飛喝曰如何你也胡說他那裏有好心必是來捉

我直認雲長為曹操關公曰我若捉你須帶軍馬來借此一語帶起下文

妙心腹故作此等語關公曰我若捉你須帶軍馬來如針引線

等一班人伴來不然真是沒得辨飛把手指曰兀的不是軍馬來也

敘事妙品關公回顧果見塵埃起處一彪人馬來到風吹旗號正是曹軍關公

費分說矣張飛大怒曰今還敢支吾麼不特翼德心疑即關公亦疑挺丈

八蛇矛便將來關公急止之曰賢弟且住你看我斬此來將以表真心

絕妙辯飛曰你果有真心我這裏三通鼓罷便要斬來將通其節想張

飛之鼓三關公應諾去須臾曹軍至為首大將乃是蔡陽挺刀縱馬大喝

曰你殺吾外甥秦琪却原來逃在此吾奉丞相命特來拿你關公更不打

話舉刀便欲張飛親自搗鼓只見一通鼓未盡關公刀起處蔡陽頭已落

地門公事借蔡陽頭為辨捐眾軍士俱走關公活捉執認旗的小卒過來

問取來由小卒告說蔡陽聞將軍殺了他外甥十分忿怒要來河北與將

軍交戰丞相不肯囚差他往汝南收劉辟不想在這裏遇着將軍曹操一

軍人口省關公聞言教去張飛前告說其事飛將關公在許都時事細問

小卒小卒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飛方纔信既借曹軍頭辨心跡于目前又

又不可不信說問忽城中軍士來報城南門外有十數騎來的甚緊不知

是甚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張飛心中疑慮便轉出南門看時果見

十數騎輕弓短箭而來見了張飛滾鞍下馬視之乃糜竺糜芳也張飛在

二糜與關公在汝南遇飛亦下馬相見竺曰自徐州失散我兄弟二人逃

難回鄉使人遠近打聽知雲長降了曹操主公在於河北又聞簡雍亦投

河北去了又在二糜口中帶只不知將軍在此昨於路上遇着一夥客人

說有一姓張的將軍如此模樣今據古城我兄弟度量必是將軍故來尋

說有一姓張的將軍如此模樣今據古城我兄弟度量必是將軍故來尋

訪幸得相見

他二

糜跡亦只借飛曰雲長兄與孫乾送二嫂方到已知哥

哥下落二糜大

喜

同來見關公并參見二夫人飛遂迎請二嫂入城至衙

中坐定二夫人

訴

說關公歷過之事張飛方纔大哭參拜雲長

不知則大

之則大哭下并英

雄血性固應爾

二糜亦俱感傷張飛亦自訴別後之事

敘事簡到一面設宴

賀喜次日張飛

欲

與關公同赴汝南見玄德

飛寫張

關公曰賢弟可保護二

嫂暫住此城待

我

與孫乾先去探聽兄長消息

保嫂尋兄之事前此關公獨任之今則與翼德分任

之飛允諾關公

與

孫乾引數騎奔汝南來劉辟龔都接着關公便問皇叔

何在劉辟曰皇

叔

到此住了數日爲見軍少復往河北袁本初處商議去

了

前赴河北却在汝南今至汝南又在河北古詩云人生不相見動如參商二星散而求聚如此之難可發一嘆

關公怏怏不樂

孫乾曰不必憂

慮

再苦一番驅馳仍往河北去報知皇叔同至古城便了

關公依言辭了

劉

辟龔都回至古城與張飛說知此事張飛便欲同至河

北

高張

關公曰有此一城便是我等安身之處未可輕棄我還與孫乾同

第

一

卷

七

往袁紹處尋見兄長來此相會賢弟可堅守此城飛曰兄斬他顏良文醜

如何去得

斬顏良文醜事又關公曰不妨我到彼當見機而作

遂喚周倉問曰卧牛山裴元紹處共有多少人馬倉曰約有四五百關公

曰我今抄近路去尋兄長汝可往卧牛山招此一校人馬從大路上接來

欲使彼接應以防不虞倉領命而去關公與孫乾只帶二十餘騎投河北

來將至界首乾曰將軍且未可輕人只在此間暫歇

孫乾甚精細○千里尋兄及至兄所却不知待某先入見皇叔別作商議關公依言先打發孫乾去了遥望

前村有一所庄院便與從人到彼投宿庄內一老翁携杖而出

關公施禮公具以是告老翁曰某亦姓關名定久聞大名幸得瞻謁遂命

二子出見

又遇兩少年○此處且說孫乾匹馬入冀州見立德具言前事立德曰簡雍

常之後有關定一且說孫乾匹馬入冀州見立德具言前事立德曰簡雍

議脫身之計前註許都脫身托言攻袁術今在雍曰主公明日見袁紹只說要往荊州說劉表共破曹操便

可乘机而去河北脫身托言說劉表一不編法玄德曰此計大妙但公能

隨我去否此許且雍曰某亦自有脫身之計不說出商議已定次日玄德入見袁

紹告曰劉景升鎮守荊襄九郡兵精糧足宜與相約共攻曹操紹曰吾嘗

遣使約之奈彼未肯相從玄德曰此人是備同宗備往說之必無推阻紹

曰若得劉表勝劉辟多矣遂命玄德行紹又曰近聞關雲長已離了曹操

欲來河北孫乾不與吾當殺之以雪顏良文醜之恨同公玄德曰明公前

欲用之又將前吾故召之今何又欲殺之耶且顏良文醜比之二鹿耳雲

長乃一虎也失二鹿而得一虎何恨之有若紹之優柔無斷直一紹笑曰

吾實愛之故戲言耳公可再使人召之令其速來玄德曰即遣孫乾往召

之可也玄德脫身之計簡雍預先書定紹大喜從之玄德出簡雍進曰玄

德此去必不回矣某願與偕往一則同說劉表二則監仕妙人玄德妙計紹然

其言便命簡雍與立德同行

立德請攻袁術曹操使朱靈路昭監之立德請約劉表袁紹即使簡雍監之袁曹愚智又

別于

郭圖諫紹曰劉備前去說劉辟未見成事

此事不寔敘只用虛筆點綴

今又使與

簡雍同往荊州必不返矣紹曰汝勿多疑簡雍自有見識

可笑

郭圖嗟呀

而出却說立德先命孫乾出城回報關公一面與簡雍辭了袁紹上馬出

城行至界首孫乾接着同往關定庄上關公迎門接拜執手啼哭不止

關

至此方纔相見○啼哭二字宛然孺慕之誠

關定領二子拜於草堂之前立德問其姓名關公

曰此人與弟同姓有二子長子關寧學文次子關平學武

二子姓名學業至此方補敘却

用關公代說妙○郭常之子不肖關定之子又賢又復開闢相對

關定曰今愚意欲遣次子跟道關將軍

未識肯容納否

郭子不肖而郭常不脫常情關定自有定見

立德曰年幾

何矣定曰十八歲矣立德曰既蒙長者厚意吾弟尚未有子今即以賢郎

為子若何

此從同姓上想出生異姓者既為兄姓者豈不當為父子耶

關平大喜便命關平拜關公為

父呼立德為伯

父呼立德為伯父文奇事○前立德于途中遇殺妻為食之劉安今關公

于途中遇遣子為嗣

之關定亦遙相映照

起身關定送了一程自回關公教取路往臥牛山來正行間忽見周倉引

數十人帶傷而來奇文奇事關公引他見了玄德細問其何故受傷倉曰

其未到臥牛山之前先有一將單騎而來與裴元紹交鋒只一合刺死裴

元紹關平為養子有不必隨行之關不以陪之周倉為步將盡數招降人

伴占住山寨周倉到彼招誘人伴時止有這幾個過來餘者俱懼怕不敢

擅離倉不忿與那將交戰被他連勝數次身中三鎗因此來報主公玄德

曰此人怎生模樣姓甚名誰倉曰極其雄壯不知姓名關公遇張飛妙在

趙雲妙在不知姓名於是關公縱馬當先玄德在後逕投臥牛山來周倉在山下叫

罵只見那將全副披挂持鎗驟馬引眾下山玄德早揮鞭出馬大叫曰來

者莫非子龍否出意外那將見了玄德滾鞍下馬拜伏道旁原來果然是趙

子龍趙雲一別今人想殺今此玄德關公俱下馬相見問其何由至此雲

曰雲別使君不想公孫瓚不聽人言以致兵敗自焚遥應第二十袁紹

屢次招雲雲想紹亦非用人之人因此未往有見後欲至徐州投使君其是

片生乎一又聞徐州失守雲長已歸曹操使君又在袁紹處雲幾番欲來相

投只恐袁紹見怪又精細四海飄零無容身之地前偶過此處適遇裴元紹

下山來欲奪吾馬莫非又被郭常之子所誤雲因殺之借此安身近聞翼德在古城欲

往投之未知真實今幸得遇使君又周至又省筆又妙在夾帶劉關張三

人立德大喜訴說從前之事關公亦訴前事舊事淒涼不可聽立德曰吾

初見子龍便有留戀不舍之情遥應第七今幸得相遇雲曰雲奔走四方

擇主而事不有如使君者今得相隨大稱平生雖肝腦塗地無恨矣剖心

諒當日就燒毀山寨率領人眾盡隨立德前赴古城張飛糜竺孫乾迎接

人城各相拜訴二夫人具言雲長之事立德感嘆不已前劉關相見時雲

無一語自明今二夫人代為言之○雲長心事光明長但執手啼哭並於是殺中幸焉七

拜謝天地正曲楊景然後遍勞諸軍玄德見兄弟重聚將佐無缺又新得了趙雲關公又得了關平周倉三人歡喜無限連飲數日其實後人有詩讚之曰

當時手足似瓜分

信斷音稀香不聞

今日君臣重聚義

正如龍虎會風雲

時玄德關張趙雲孫乾簡雍糜竺糜芳關平周倉部領馬步軍校共四五

千人

上已將前事一總此又總敘一筆

玄德欲棄了古城去守汝南宛竟古城

只作得書過文恰好劉辟龔都差人來請省却那多少筆於是遂起軍往汝南住劄

招軍買馬徐圖征進不在話下放下一邊且說袁紹見玄德不回大怒欲起

兵伐之郭曰劉備不足慮曹操乃勁敵也不可除劉表雖據荊州不

足為強江東孫伯符威鎮三江地連六郡謀臣武士極多可使人結之其

攻曹操

放下劉備專重曹操又放下劉表

紹從其言即修書遣陳震為使

來會孫策正是 只因河北英雄去
引出江東豪傑來未知其事如何
且聽下文分解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十五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龍霧鄒梧岡參訂

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斬于吉

碧眼兒坐領江東

前孫堅以三十騎輕出而至於死今孫策以單騎輕出而至於傷輕而無備此吳子壽夢之所以卒於巢也萬乘至重壯者慮輕堅與策之不得爲帝王者在此

智伯之客只一許貢之客有三未知許貢之待此三人亦能如智伯之待豫讓否也又未知此三人之事許貢其先亦如豫讓之曾事他人否也乃豫讓伏橋人廁吞炭漆身未嘗損趙簡子分毫但能斬其衣袍而已若三人之箭射鎗搦孫策皆以身親受之其事比豫讓爲尤快其人亦比豫讓爲更烈雖其姓名不傳固當表而出之以愧後世之爲人臣

而忘其君者

孫策不信於神仙是孫策英雄處英明如漢武猶且惑神仙好方士而孫策不然此其識見誠有大過人者其死也亦運數當絕適逢其會耳非于吉之能殺之也世人不察以爲孫策死於于吉然則張角所云南華老仙授以太平要術亦將謂其有是事否若于吉能殺孫策何以南華老仙不能救張角乎孫策之怒非怒于吉怒士大夫之羣然拜之也至今吳下風俗最好延生禮道非信諸巫祝鬼神之事蓋自昔自而已然矣席閒耳語紛紛下樓此等光景實不可耐孫策見之安得不怒乎若于吉果係神仙殺亦不死何索命之有冥索命者或孫策將亡別有妖孽托言必非于吉正史但曰孫策爲許貢之客所刺傷重而殞並不載于吉一事所以破世人之惑也予今存而辨之亦以破世人之惑云

有文初業以貴其子者矣未有兄初業貴其弟者矣策無年而權有

年策魯而權有歸也竭蹶而取之權也安坐而享之所以然者何也良由策之爲策衝鋒陷陣克敵之勇有餘雅俗坐鎮君人之度未足耳孫策死而以帝業讓之孫權亦猶劉縯音衍死而以帝業讓之劉秀策於舉事之初便夢光武此其應已在孫權矣

魯肅之濟周瑜是篤友不是市恩周瑜之舉魯肅是薦賢不是酬惠試觀魯肅初見孫權數語與孔明隆中所見畧同人但知其爲謹厚而不知其慷慨但知其爲誠實而不知其英敏豈得爲知子敬者耶

人謂管仲不如鮑叔以鮑叔能薦賢而管仲不能薦賢也今周瑜薦魯肅魯肅又薦諸葛瑾張紘音橫亦薦顧雍其轉相吸引如此彼管仲於臨終時力短實須無甯越等諸人而未嘗薦二賢士以自代然則如瑜如肅如紘者賢於管仲遠矣

使劉表截孫堅者袁紹也使曹二婚孫匡者曹操也孫策欲結袁紹以

拒曹操則合者忽離離者忽合孫權又却袁紹而順曹操則合者將離而終合離者將合而終離事之變幻何其不可捉摸乃兩乎前回正敘劉備脫離袁紹之事後回將敘袁紹再攻曹操之事而此回忽然夾敘東吳如天外奇峯橫插入來事既變敘事之文亦變三國一書誠非他書所能及

却說孫策自霸江東兵精糧足建安四年襲取廬江敗劉勳廬江太守使虞翻

也檄豫章豫章太守華歆投降後孫權使華歆至許昌先於此處伏筆

策而又歸曹操華歆策而人品又在王朗之下自此聲勢大振乃遣張紘往許昌上表獻捷曹操知

孫策強盛歎曰獅兒難與爭鋒也劉景升之兒如豚犬遂以曹仁之女許

配孫策幼弟孫匡兩家結婚曹操結婚孫策與袁術留張紘在許昌伏筆孫

策求為大司馬曹操不許策恨之常有襲許都之心呂與袁以絕婚而不

亦不略兩於是吳郡太守許貢乃指遣使赴許都上書於曹操其畧曰

孫策與項籍相似王朝廷宜外示榮寵召還京師不可使居外鎮以為後患

使者齎書渡江被防江將士所獲解赴孫策處昌布獲着劉備書是答書

答書猶可原送書不可耐策觀書大怒斬其使遣人假意請許貢議事貢至策出書示

之叱曰汝欲送我於死地耶命武士絞殺之孫曹之交貢家屬皆逃散借

屬視出有家客三人欲為許貢報仇恨無其便王此愈離貢家屬皆逃散借

軍會獵於丹徒之西山起起一大鹿策縱馬上山逐之曹操許田射鹿何

逐鹿何正趕之間只見樹林之內有三箇人持鎗帶弓而立其嚴整孫策丹徒

其輕率策勒馬問曰汝等何人答曰乃韓當軍士也在此射鹿策方舉鞭欲行一

人拈鎗望策左腿便刺寫得策大驚急取佩劍從馬上砍去劍刃忽墜止

存劍靶在手一人早拈弓搭箭射來正中孫策面頰不是射鹿策就拔面

上前取弓回射放箭之人應弦而倒其能那二人舉鎗向孫策亂搠大叫

曰我等是許貢家客特來為主人報仇即在家客口中說明省筆○三人

策別無器械只以弓拒之前太史慈以一箭抵一戟合孫且拒且走二人

死戰不退策身被數鎗馬亦帶傷前周泰以保護孫權而被創今孫策正

危急之時程普引數人至孫策大叫殺賊程普引眾齊上將許貢家客砍

為肉泥義戰二客勝徐晃張遼輩多矣看孫策時血流滿面被傷至重乃以刀割袍裹其

傷處救回吳會養病後人有詩贊許家三客曰

孫郎智勇冠江湄

射獵山中受困危

許客三人能死義

殺身豫讓未為奇

却說孫策受傷而回使人尋請華陀醫治不想華陀已往中原去了華陀

周秦後醫開公故止有徒弟在吳命其治療其徒曰箭頭有藥毒已入骨

須靜養百日方可無虞若怒氣衝激其瘡難治先伏孫策為人最是性急

恨不得即日便愈將息到二十餘日忽聞張紇有吏者自許昌回稟與

之使者曰曹操甚懼主公其帳下謀士亦俱敬服惟有郭嘉不服此有使

補敘省甚策曰郭嘉曾有何說使者不敢言策怒固問之使者只得從實告曰

郭嘉曾對曹操言主公不足懼也輕而無備性急少謀乃匹夫之勇耳他

曰必死於小人之手正與射獵受傷相照嘉之料策不於策聞言大怒曰

匹夫安敢料吾吾誓取許昌遂不待瘡愈便欲商議出兵張昭諫曰醫者

戒王公曰休動今何因一時之忿自輕萬金之軀正話間忽報袁紹遣

使陳震至此接引前卷策喚人問之震具言袁紹欲結東吳為外應

共攻曹操此中策大喜即日會諸將於城樓上設宴款待陳震飲酒之間

忽見諸將互相偶語紛紛下樓此等策怪問何故左右曰有于神

仙者今從樓下過諸將欲往拜之耳此時不即說明十神仙來策起身凭

欄觀之見一道人身披鶴氅手携藜杖立於當道百姓俱焚香伏道而拜

引人眼俗策怒曰是何妖人快與我擒來左右告曰此人姓于名吉寓居

東方往來吳會普施符水救人萬病無有不驗當世呼為神仙未可輕瀆

華陀是醫中之仙于吉又足仙中之醫然則孫策破傷諸將何不即薦于吉療治之而必求華陀之徒也策愈怒喝令速速擒

來違者斬左右不得已只得下樓擁于吉至樓上策叱曰狂道怎敢煽惑

人心于吉曰貧道乃瑯琊宮道士順帝時曾入山採藥得神書於白陽泉

水上號曰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皆治人疾病方術此與張角得太平要術俱是白說無人看

見貧道得之惟務代天宣化普救萬人未曾取人毫釐之物不取人物則

不安得煽惑人心策曰汝毫不取人衣服飲食從何而得汝即黃巾張角

之流張角事已歷二十餘卷忽又於此提起今若不誅必為後患叱左右斬之張昭諫曰于

道人在江東數十年並無過犯不可殺害策曰此等妖人吾殺之何異者

猪狗洛呼之為仙策乃罵之為猪狗快絕眾官皆苦諫陳震亦諫策怒未息命且囚于獄

中眾官俱散陳震自歸館驛安歇孫策歸府早有內侍傳說此事與策母

吳太夫人知道男子或有一不信僧道夫人喚孫策入後堂謂曰我問彼將

于神仙下于縲紲此人多曾醫人疾病軍民敬仰不可加害策曰此乃妖
人能以妖術惑眾不可不除夫人再三勸解策曰母親勿聽外人妄言兒
自有區處乃出喚獄吏取于吉來問原來獄吏皆敬信于吉吉在獄中時
盡去其枷鎖及策喚取方帶枷鎖而出策訪知大怒痛責獄吏仍將于吉
枷繫下獄策之殺古皆張張昭等數十人連名作狀拜求孫策乞保于神仙
今有寫連名保狀為病人拜神仙而求保者矣策曰公等皆讀書人何不
未有代神仙拜凡人而求保者也可發一笑策曰公等皆讀書人何不
達理昔交州刺史張津聽信邪教鼓瑟焚香常以紅帕裹頭自稱可助出
軍之威後竟為敵軍所殺而忙中又于張角之前遠引一故事張角用黃
當興矣兩下此等事甚無益諸君自未悟耳吾欲殺于吉正思禁邪覺迷
映射成趣也呂範曰某素知于道人能祈風禱雨方今天旱何不令其所雨以贖罪
前言治病此忽甚策曰吾且看此妖人若何遂命于獄中取出于吉開其枷
轉出祈雨幻甚鎖令登壇求雨吉領命即沐浴更衣取繩自縛于烈日之中前孫策欲拘
因于吉則獄

吏私開其枷鎖今孫策命開其枷百姓觀者填街塞巷夾寫百姓于吉謂

鎖則于吉反取繩自縛映射成趣神仙不死死眾人曰

眾人曰吾求三尺甘霖以救萬民然我終不免一死者必非神仙眾人口

若有靈驗主公必然敬服于吉曰氣數至此恐不能逃極似郭璞語既知

無雨即焚死于吉先令人堆積乾柴伺候是亦一將及午時狂風驟起風

過處四下陰雲漸合不便寫下雨妙有頓折○前若不速之策曰時已近

午空有陰雲而無甘雨正是妖人叱左右將于吉扛上柴堆四下舉火烟

隨風起偏有此一折妙甚忽見黑烟一道冲上空中一聲響亮雷電齊發大雨如

注頃刻之間街市成河溪澗皆滿足有三尺甘霖遇雨之吉于吉仰臥于

柴堆之上大喝一聲雲收雨住復見太陽看他一時寫出風雲煙火雷于

是眾官及百姓共將于吉扶下柴堆解去繩索再拜稱謝孫策見官民俱

羅拜于水中不顧衣服乃勃然大怒此時衆人不羅拜孫策或未必殺于

叱曰晴雨乃天地之定數妖人偶乘其便爾等何得如此惑亂若果能欲

晴而晴則亦以欲死而死欲生而生矣今死生既云有定數則時南安得無定數掣寶劍令左右速斬于吉衆官

力諫策怒曰爾等皆欲從于吉造反耶衆官乃不敢復言策叱武士將于

吉一刀斬頭落地能避火劫不能避刀只見一道青氣太平青投東北去

了在瑯琊山金策命將其屍號令于市以正妖妄之罪是夜風雨交作及曉不

見了于吉屍首能于既死之後攝去其屍何不守屍軍士報知孫策策怒

欲殺守屍軍士忽見一人從堂前徐步而來視之却是于吉既往東北何

策大怒正欲拔劍砍之忽然昏倒于地左右急救人臥內半晌方甦吳太

夫人來視疾謂策曰吾兒屈殺神仙四字故招此禍策笑曰兒自幼隨父

出征殺人如麻何曾有爲禍之理今殺妖人正絕大禍安得反爲我禍孫

明理畢夫人曰因汝不信以致如此今可作好事以禳之確是婦人聲口

竟英雄尤甚○答云作好事是將追薦神仙策曰吾命在天妖人決不能爲禍何

必禳耶夫人料勸不信乃自令左右暗修善事禳解

禳許貢及其家客三人豈鬼

不為崇而神仙反為崇乎

是夜二更策臥于內宅忽然陰風驟起燈滅

禳許貢及其家客三人豈鬼

不為崇而神仙反為崇乎

是夜二更策臥于內宅忽然陰風驟起燈滅

而復明燈影之下見于吉立于床前

平生誓誅妖妄以靖天下汝既為陰鬼何敢近我取床頭劍擲之忽然不

見吳太夫人聞之轉生憂悶策乃扶病強行以寬母心

者母謂策曰聖人云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又云禱爾于上下神祇鬼神

之事不可不信

今之信佛信仙者偏會引孔孟之言為証不獨一吳太夫人也汝屈殺于先生豈無報應

吾已令人設醮于郡之玉清觀內

設醮玉清觀內借吳太夫人人口中說出好汝可親往拜

禱自然安妥策不敢違母命只得勉強乘轎至玉清觀

言而拜仙道士接入請策焚香策焚香而不謝

佛者不同散結成一座華蓋上面端坐着于吉

字又見于吉立于殿門首怒目視策

妖鬼否左右皆去未見策愈怒拔佩劍望于吉擲去一人申劍而倒眾視

之乃前日動手殺于吉之小卒被劍斫入腦袋七竅流血而死殺小卒動手

小卒之意吉若恨而策命扛出葬之比及出觀又見于吉走入觀門來殺于吉非

與妖作怪神策曰此觀亦藏妖之所也直以玉清觀與遂坐於觀前命武

士五百人拆毀之武士乃上屋揭瓦却見于吉立于屋上飛瓦擲地與種

作怪神仙必不為此○不能禁其策大怒傳令逐出本觀道士放火燒燬

殿宇火起處又見于吉立于火光之中此種與妖作怪神仙必不為此○

策怒歸府又見于吉立于東門前種與妖作怪神仙必不為此策乃不入府隨點起三

軍出城外下寨傳喚眾將商議欲出兵助袁紹夾攻曹操忙中回顧陳震

眾將俱曰主公玉體違和未可輕動且待平愈出兵未遲是夜孫策宿於

寨內又見于吉披髮而來種與妖作怪神仙必不為此○策於帳中叱

喝不絕次日吳太夫人傳命召策回府策乃歸見其母夫人見策形容憔悴

悴泣曰兒失形矣策引鏡自照果見形容十分瘦損不覺失驚乃顧左右

曰吾奈何憔悴至此耶言未已忽見于吉立于鏡中種種與妖作怪神仙必不爲此○聞神仙

有照妖鏡不意月策拍鏡大叫一聲金瘡迸裂昏絕於地則係策仍死

又有照神仙之鏡夫人令扶人臥內須臾甦醒自歎曰吾不能復生矣隨召

張昭等諸人及弟孫權至臥榻前囑付曰天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

固大可有爲子布等幸善相吾弟乃取印綬與孫權曰若舉江東之衆決

機于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使各盡力以保江東我

不如卿孫策深自知卿宜念父兄創業之艱難善自圖之權大哭拜受印

綬策告母曰兒天年已盡不得奉慈母今將印綬付弟望母朝夕訓之父

兄舊人慎勿輕怠孫策可謂孝子母哭曰恐汝弟年幼不能任大事當復

如何策曰弟才勝兒十倍足當大任儻內事不決可問張昭外事不決可

問司命內事外事恨司命不在比不得百屬之也此又補又與諸弟屬曰

吾死之後汝等並輔仲謀宗族中敢有生異心者眾共誅之骨肉為逆不

得入祖墳安葬早為後文孫峻孫綝伏線諸弟泣受命又喚妻喬夫人謂曰吾與汝不

幸中途相分汝須孝養尊姑早晚汝妹入見可囑其轉致周郎盡心輔佐

吾弟休負我平日相知之雅周郎之於孫策猶樊噲之於漢高皆兩姓之親也○此處將二喬點敘一筆為後文伏線

言訖瞑目而逝年止二十六歲此是孫策當死切勿認作于吉有靈若于吉果能捉殺孫策則後文左慈何不捉殺

曹指後人有詩讚曰

獨戰東南地

人稱小霸王

運籌如虎踞

決策似鷹揚

威鎮三江靖

各聞四海香

臨終遺大事

專意囑周郎

孫策既死孫權哭倒於床前張昭曰此非將軍哭時也語亦壯宜一面治喪

事一面理軍國大事權乃收淚張昭令孫靜理會喪事請孫權出堂受眾

文武謁賀孫權生得方頤大口碧眼紫髯曹操有黃鬚兒孫堅有紫髯兒紫髯勝黃鬚多矣昔漢

使劉琨入吳見孫家諸昆弟因語人曰吾徧觀孫氏兄弟雖各才氣秀達

然皆祿祚不永惟仲謀形貌奇偉骨格非常乃大貴之表又享高壽眾皆

不及也

百忙中忽補敘劉琰善相是閒筆却又緊筆

且說當時孫權承孫策遺命掌江東之事

經理未定人報周瑜自巴

丘提兵回吳權曰公瑾已回吾無憂矣原來周

瑜守禦巴丘聞知孫策中

箭被傷因此回來問候將至吳郡聞策已亡故

星夜來奔喪

看他補敘處自然周緻

當下周瑜哭拜於孫策靈柩之前吳太夫人出

以遺囑之語告瑜瑜拜伏

於地曰敢不效犬馬之力繼之以死少頃孫權

人周瑜拜見畢權曰願公

無忘先兄遺命

孫策不能面囑周瑜而特自囑其妻以轉囑其妻之妹周瑜亦

不能面見孫策而但門其母與弟述策

瑜頓首曰願以肝腦塗地報知己之言與白帝城托孤者又是一樣局面

之恩權曰今承父兄之業將何策以守之瑜曰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

為今之計須求高明遠見之人為輔然後江東可定也權曰先兄遺言內

事托子布外事全賴公瑾

瑜曰子布賢達之士足當大任瑜不才恐負倚

托之重願薦一人以輔將

軍才如周郎而能推賢權問何人瑜曰姓魯名

肅字子敬，涪東川人也。

周瑜始薦張昭於孫策，今又薦魯

終以薦人為主妙

此人胸懷

畧，腹隱機謀。早年喪父，事母至孝。其家極富，嘗散財以濟貧乏。瑜為居巢

長之時，將數百人過臨淮，困乏，糧聞魯

音肅家有兩困

音米各三千斛，因往

求助。肅即指一困相贈，其慷慨如此。

孝親篤友，輕財好施，此等人豈易於

忠君矣。能輕財好施，則必不私其家以負國矣。平生好擊劍騎射，寓居阿曲。祖母亡，還葬東城，其

友劉子揚欲約彼往巢湖，授鄭寶。肅尚躊躇未往。今主公可速召之。權大

喜，即命周瑜往聘。瑜奉命親往，見肅敘禮畢，具道孫權相慕之意。肅曰：「近

劉子揚約某往巢湖，某將就之。」瑜曰：「昔馬援對光武云：『當今之世，不但君

擇臣，臣亦擇君。』

馬援舍隴巖而從光武，孫權亦當舍鄭寶而從孫權。今吾孫將軍親賢禮士，納奇錄

異世所罕有，足下不須他計，只同我往投東吳，為是。肅從其言，遂同周瑜

來見孫權。權甚敬之，與之談論，終日不倦。一日，眾官皆散，權留魯肅共飲。

至晚，同榻抵足而卧。

極似李勣侯

夜半，權問肅曰：「方今漢室傾危，四方紛

擾孤承父兄餘業思為桓文之事君將何以教我肅曰昔漢高祖欲尊事

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可比項羽許貢以孫策比項羽

曹操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

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今乘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

伐劉表竟長江所極而據守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

天下大勢已了然胸中權聞言大喜披衣起謝次日厚賜魯肅并將衣服

幃帳等物賜肅之母君必能推其孝以及臣則肅又薦一人見孫權此人博

學多才事母至孝臣能孝則所用之臣亦孝覆姓諸葛名瑾字子瑜瑯琊

南陽人也權拜之為上賓瑾勸權勿通袁紹且順曹操然後乘便圖之權

後言乃遣陳震回以書絕袁紹了前案○孫策本欲通紹而攻曹操今却

說曹操聞孫策已死欲起兵下江南侍御史張紘諫曰用張紘乘人之喪

而代之既非義舉若其不克棄好成仇不如因而善遇之操然其言乃即

奏封孫權為將軍兼領會稽太守即令張紘為會稽都尉賞印往江東

後文

曹操獨留華歆而此處不留張紘者以紘之兄弟久事東吳終不為操用耳

孫權大喜又得張紘回吳即命與

張昭同理政事張紘又薦一人於孫權此人姓顧名雍字元嘆乃中郎蔡

邕之徒

又是一孝子之徒

其為人少言語不飲酒嚴厲正大

雍性不飲酒孫權嘗曰顧公在座使人不

樂其人之權以為丞行大守事自是孫權威震江東深得民心且說陳震

回見袁紹且說孫策已亡孫權繼立曹操封之為將軍結為外應矣袁紹

大怒遂起冀青幽并等處人馬七十餘萬復來攻取許昌正是江南兵

草方休息冀北干戈又復興未知勝負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回

戰官渡本初敗績

劫烏巢孟德燒糧

當曹操攻呂布之時袁紹可以全師襲許都而不襲一失也當曹操攻劉備之時袁紹又可以全師襲許都而不襲是再失也迨呂布已滅劉

備已敗然後爭之斯已晚矣然苟能以全師屯官渡而拒其前以偏師襲許都而斷其後未嘗不可以取勝而紹又不爲是三失也既已失之於治諒不能得之於終此田豐之所以知其必敗耳

項羽與高帝約割鴻溝以王而高帝欲歸若非張良勸之勿歸楚漢之勝負未可知也今袁紹與曹操相距於官渡而操以乏糧而欲歸若非荀彧勸之勿歸袁曹之勝負亦未可知也讀書至此正是大關目處如布棋者滿盤局勢所爭只在一着而已

袁紹善疑曹操亦善疑然曹操之疑荀彧決之而不疑所以勝也袁紹之疑沮授決之而仍疑許攸決之而愈疑所以敗也曹操疑所疑亦能信所信韓猛之糧不疑其誘敵許攸之來不疑其詐降所以勝也袁紹疑所不當疑又信所不當信見曹操致荀彧之書則疑其虛見審配罪許攸之書則信其實聽許攸襲許都之語則疑其詐聽郭圖譖張郃之

語則信其真所以敗也一敗于白馬而顏良死再敗于延津而文醜亡猶小敗耳至三敗而七十萬大軍止存八百餘騎前者十勝十敗之說不于此大驗乎哉

凡用兵之法以糧爲重然于己之糧有棄之者矣于人之糧亦有棄之者矣或兩軍相當我棄我糧以誘敵敵爭取我糧則必亂敵亂則我勝我勝則糧仍歸我是棄未嘗棄也或大敵猝至我欲堅壁堅壁則必清野清野則必自焚其積不焚則糧爲敵資焚之則敵無所取是非棄我糧實斷寇糧也若夫糧之在敵可刼則刼之而我因糧于敵是敵糧皆我糧也不可刼則焚之刼之不盡則我小受其利而敵未必大損焚之則敵之大損卽我之大利是焚勝于刼也總之以少攻多以弱攻強非用奇不能取勝故高帝有給漢糧之蕭何不可無燒楚糧之彭越曹操有能應糧之荀彧不可無請燒糧之許攸

高帝踞床洗足而見英布是過爲傲慢以挫其氣曹操披衣跣足而迎許收足過爲慙懃以悅其心一則善駕馭一則善結納其術不同而其能用人則同也光武焚書以安反側是恕之于人心既定之後曹操焚書以靖衆疑是忍之于人心未定之時一則有度量一則有權謀其事同而其所以用心不同也帝王有帝王氣象奸雄有奸雄心事真是好看

袁紹兵多可分之以襲許昌曹操兵少安能分之以襲鄴郡并取黎陽乎故許攸之獻計袁紹是欲以實計破曹操使曹操不及知之荀攸之獻計曹操是欲以虛聲恐袁紹正欲使袁紹知之此兵家虛實實之大不同者三國一書直可作武經七書讀

韓信陳平初皆在楚而項羽驅之入漢許攸張郃初皆事袁而本初驅之歸曹良可歎也其一之不動者在楚惟有范曾在袁紹有且受而已

嗚呼如增如授能有幾人哉

却說袁紹興兵望官渡進發夏侯惇發書告急曹操起軍七萬前往迎敵

留荀彧守許都紹兵臨發田豐從獄中上書諫曰今且宜靜守以待天時

不可妄興大兵恐有不利田豐第一次請緩戰第三次請急戰逢紀譖曰

主公興仁義之師田豐荷得出此不詳之語紹因怒欲斬田豐章後主眾官

告免紹恨曰待吾破了曹操明正其罪若破了曹操到未必遂催軍進發

旌旗遍野刀劍如林行至陽武下定寨柵沮授曰我軍雖眾而勇猛不及

彼軍彼軍雖精而糧草不如我軍彼軍無糧利在急戰我軍有糧宜且緩

守若能曠以日月則彼軍不戰自敗矣知彼知我此即賈詡勸紹怒曰田

豐慢我軍心吾回日必斬之汝安敢又如此叱左右將沮授鎖禁軍中待

罪破曹之後與田豐一體治罪田豐意在不戰沮授意在緩戰不戰但可

于是下令將大軍七十萬東西南北週圍安營連路九十餘里細作

探知虛實報至官渡曹軍新到聞之皆懼曹操與衆謀士商議荀攸曰紹軍雖多不足懼也我軍俱精銳之士無不以一當十但利在急戰若遷延

日月糧草不敷事可憂矣所見與沮授同此用而彼操曰所言正合吾意

遂傳令軍將鼓譟而進紹軍來迎兩邊排成陣勢審配撥弩手一萬伏于

兩翼弓箭手五千伏于門旗內約砲响齊發三通鼓罷袁紹金盔金甲錦

袍玉帶立馬陣前左右擺列着張郃高覽韓猛淳于瓊等諸將旌旗節鉞

甚是嚴整曹陣上門旗開處曹操出馬許褚張遼徐晃李典等各持兵器

前後擁衛前寫二人交戰俱未親身曹操以鞭指袁紹曰吾于天子之前

保奏你爲大將軍今何故謀反紹怒曰汝托名漢相實爲漢賊惡罪彌天

甚于莽卓乃反誣人造反耶操曰吾今奉詔討汝紹曰吾奉衣帶詔討賊

只此七字抵得一篇陳琳檄文操怒使張遼出戰張郃躍馬來迎二將鬪了四五十合不

分勝負曹操見了暗暗稱奇爲後收用許褚揮刀縱馬直出助戰高覽延

鎗接住四員將捉對兒與殺曹操令夏侯惇曹洪各引三千軍齊衝殺陣

審視見曹軍來衝陣便叫放起號砲兩下萬弩並發中軍內弓箭手一齊

擁出陣前亂射此袁軍慣以箭取勝曹操如何抵敵望南急走袁紹驅兵掩

殺曹軍大敗盡退至官渡袁紹移軍逼近官渡下寨審配曰今可撥兵十

萬守官渡就曹操寨前築起土山令軍人下視寨中放箭操若棄此而去

吾得此隘口許昌可破矣亦是計紹從之於各寨內選精壯軍人用鉄鑿上

檐齊來曹操寨邊壘土成山曹營內見袁軍堆築土山欲待出去衝突被

審配可弩手當住咽喉要路不能前進十日之內築成土山五十餘座上

立高梯分撥可弩手於其上射箭曹軍大懼皆頂着遮箭牌守禦土山上

一聲梆子響處箭下如雨前之箭自北而南今曹軍皆蒙楯伏地袁軍呐

喊而哄哨聲與哄相連此曹操見軍慌亂集衆謀士問計劉曄進曰可作

發石車以破之以石為車操令曄進車式連夜造發石車數百架分布營牆

內正對着土山上雲梯候弓箭手射箭時營內一齊拽動石車砲石飛空

往上亂打人無躲處弓箭手死者無數袁軍皆號其車為霹靂車箭自上而下則

謂之雨石自下而上則謂之雷雨從天降雷自地起由是袁軍不敢登高射箭雷車是震來虜掘又獻一計令軍

人用鉄鑿暗打地道直透曹營內號為掘子軍子軍又是明入地矣曹兵

望見袁軍於山後掘土坑報知曹操操又問計於劉曄曄曰此袁軍不能

攻明而攻暗發掘伏道欲從地下透營而入耳不能自土而下操曰何以

禦之曄曰可透營掘長塹則彼伏道無用也兵在山上禦之以水計更妙操

連夜差軍掘塹袁軍掘伏道到塹邊果不能入空費軍力却說曹操守官

渡自八月起至九月終軍力漸乏糧草不繼意欲棄官渡退回許昌遲疑

未決乃作書遣人赴許昌問荀彧彧以書報之此袁曹成敗關頭書畧曰

承尊命使決進退之疑愚以袁紹悉眾聚於官渡欲與明公決勝負公

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紹軍雖眾而不

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濟今軍實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
阜間也公今盡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進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

奇之時斷不可失惟明公裁察焉曹操此時進則勝退則
影文若一書則係非少

曹操得書大喜令將士効力死守紹軍約退三十餘里操遣將出營巡哨

有徐晃部將史渙獲得袁軍細作解見徐晃晃問其軍中虛實荅曰早晚

大將韓猛運糧至軍前接濟先令我等探路徐晃便將此事報知曹操荀

攸曰韓猛匹夫之勇耳若遣一人引輕騎數千從半路擊之斷其糧草紹

軍自亂我軍缺糧則必斷敵
之糧自是兵家要着操曰誰人可往攸曰即遣徐晃可也操遂差

徐晃將帶史渙并所部兵先出後使張遼許褚引兵救應當夜韓猛押糧

車數千輛解赴紹寨正走之間山谷內徐晃史渙引軍截住去路韓猛飛

馬來戰徐晃接住廝殺史渙便殺散人夫放火焚燒糧車此是第一次燒
糧小試其端

韓猛抵當不住撥馬便回徐晃催軍燒盡輜重袁紹軍中望見西北上火

起正驚疑間敗軍報來糧草被劫紹急遣張郃高覽去截大路正遇徐晃
燒糧而回恰欲交鋒背後許褚張遼軍到兩下夾攻殺散袁軍四將合兵
一處回官渡寨中曹操大喜重加賞勞又分軍於寨前結營為犄角之勢
却說韓猛敗軍還營紹大怒欲斬韓猛眾官勸免審配曰行軍以糧食為
重不可不用心護防烏巢乃屯糧之處必得重兵守之

韓猛所運是行糧
烏巢所積是坐糧

一是糧之小者一是糧之大者因失小故思防大

袁紹曰吾籌策已定汝可回鄴都監督糧草休

教缺乏審配領命而去袁紹遣大將淳于瓊部領督將眭元進韓莒子呂

威壻趙叡等引二萬人馬守烏巢那淳于瓊性剛好酒軍士多畏之既至

烏巢終日與諸將聚飲

楚國子反以飲酒誤事淳于瓊名將毋同

且說曹操軍糧告竭急發使

往許昌教荀彧作速措辦糧草星夜解赴軍前接濟使者費書而往行不

上二十里被袁軍捉住縛見謀士許攸

袁家細作為徐晃所獲曹家使者為許攸所獲正後相似乃獨能用

是而紹不能用

那許攸字子遠少時曾與曹操為友此時却在袁紹處為

謀士先敘明許當下搜得使者所賞曹操催糧書信逕來見紹曰曹操屯

軍官渡與我相持已久許昌必空虛若分一軍星夜掩襲許昌別許昌可

拔而曹操可擒也今操糧草已盡正可乘此機會兩路擊之此計若行操無葬身之也

矣紹曰曹操詭計極多此書乃誘敵之計也與呂布不川陳官攸曰今若

不取後將反受其害正話間忽有使者自鄴郡來呈上審配書荀彧答書

配致書于袁紀亦復相似書中先說連糧事後言許攸在冀州時嘗濫受民間財物且

縱令子姪輩多科稅錢糧人已今已改其子姪下獄矣因運糧便借小糧

加以濫受民財一欸惡甚紹見書大怒曰濫行匹夫尚有面目於吾前獻計耶善用人

使許即攸果濫行其計自是可用獨不開汝與曹操有舊想今亦受他財

賄為他作奸細啖賺吾軍耳此疑是教之技操也本當斬首今權且寄頭在項

可速退出今後不許相見許攸出仰天嘆曰忠言逆耳監子不足與謀吾

子姪已遭審配之害吾何顏復見異州之人乎遂欲拔劍自刎此處不即

作一曲

左右奪劍勸曰公何輕生至此袁紹不納直言後必為曹操所擒

公既與曹公有舊何不棄暗投明

投明之計反出自左右寫得曲折

只這兩句言語點醒

許攸於是許攸徑投曹操後人有詩嘆曰

本初豪氣蓋中華

官渡相持枉嘆嗟

若使許攸謀見用

山河爭得屬曹家

却說許攸暗步出營逕投曹操伏路軍人拿住攸曰我是曹丞相故友快

與我通報說南陽許攸來見軍士忙報入寨中時操方解衣歇息聞說許

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

荀彧所謂體在自然與紹繁禮多儀者異也

遙見許攸

撫掌欣笑携手共入操先拜於地

看老奸何等慙慙

攸慌扶起曰公乃漢相吾乃

布衣何謙恭如此操曰公乃操故友豈敢以名爵相上下乎

袁紹怒罵之而曹操敬禮

之許攸安得不墮其術中耶

攸曰某不能擇主屈身袁紹言不聽計不從今特棄之來

見故人願賜收錄操曰子遠肯來吾事濟矣願即教我以破紹之計攸曰

王書教袁紹以輕騎乘虛襲許都首尾相攻操欲求破紹之計不乃操大

驚曰若袁紹用子言吾事敗矣攸曰公今軍糧尚有幾何問得操曰可支

一年誕得攸笑曰恐未必妙操曰有半年耳漸減攸拂袖而起趨步出帳

曰吾以誠相授而公見欺如是豈吾所望哉文勢至此操挽留曰子遠勿

嗔尚容實訴軍中糧實可支三月耳既云是訖仍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

奸雄今果然矣又冷操亦笑曰豈不聞兵不厭詐却又道朋遂附耳低語

曰好做軍中只有此月之糧曹操口中漸漸減攸大聲曰休瞞我糧已盡

矣大聲說破正對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攸乃出操與荀彧之書以示之曰

此書何人所寫操驚問曰何處得之攸以獲使之事相告後出書先

故亦作兩番跌頓操執其手曰子遠既念舊交而來願即有以教我攸

曰明公以孤軍抗大敵而不求急勝之方此取死之道也與荀彧書中攸

有一策不過三日使袁紹百萬之眾不戰自破明公還可聽否妙在不即

操喜曰願聞良策攸曰袁紹軍糧輜重盡積烏巢今撥淳于瓊守把瓊嗜

酒無備公可選精兵許稱袁將蔣奇領兵到彼護糧乘間燒其糧草輜重

則紹軍不三日將自亂矣燒韓猛所運之糧不操大喜重待許攸留於寨

中留許攸於寨中是曹操精細處次日操自選馬步軍士五千准備往烏巢劫糧張遼曰

袁紹屯糧之所安得無備丞相不可輕往恐許攸有詐以張遼觀出曹操

一作操曰不然許攸此來天敗袁紹今吾軍糧不給難以久持若不用許

攸之計是坐而待困也善於料人○然則

所以上且吾亦欲劫寨久矣又為後今劫糧之舉計在必行君請勿疑遼

曰亦須防袁紹乘虛來襲將欲劫人先防人來操笑曰吾已籌之熟矣便

教荀攸賈詡曹洪同許攸守大寨同許攸守寨又是精細處夏侯惇夏侯淵領一軍伏

於左曹仁李典領一軍伏於右以備不虞教張遼許楮在前徐晃于禁在

後操自引諸將居中居者分左右共五千人馬盡打着袁軍旗號軍士

皆東草薪人銜枚馬勒口黃昏時分望烏巢進發是夜星光滿天忙中偏有

此開筆

且說沮授被袁紹拘禁在軍中是夜因見眾星朗列乃命監者引出

中庭仰觀天象忽見太白逆行侵犯牛斗之分正欲敘曹操燒恨却忽敘沮授觀星奇效大驚

曰禍將至矣遂連夜來見袁紹時紹已醉卧聽說沮授有密事啟報喚入

問之授曰適觀天象見太白逆行於柳鬼之間流光射入斗牛之分恐有

賊兵劫掠之害烏巢屯糧之處不可不隄備宜速遣精兵猛將於間道山

路巡哨免為曹操所算前若用許攸之言則紹可以勝今若用沮授召怒之言則紹猶不至於敗文勢至此又作一曲紹怒

叱曰汝乃得罪之人何敢妄言惑眾因此監者曰吾令汝拘囚之何敢放

出遂命斬監者別換人監押沮授袁紹一誤再誤天授出掩淚嘆曰我軍

亡在旦夕我屍骸不知落何處也為後曹操殯葬沮授作反照後人有詩嘆曰

逆耳忠言反見仇

獨夫袁紹少機謀

烏巢糧盡根基拔

猶欲區區守冀州

却說曹操領兵夜行前過袁紹別寨寨兵問是何處軍馬操使人應曰蔣

奇奉命往烏巢護糧

此是假蔣奇去賺真淳于

袁軍見是自家旗號遂不疑惑凡過數

處皆詐稱蔣奇之兵並無阻礙

礙得

及到烏巢四更已盡

前云黃昏進發此云四更已盡

時候一些操教軍士將束草週圍舉火眾將校鼓譟直入時淳于瓊方與

眾將飲了酒醉卧帳中

紹醉卧瓊亦醉卧是君是臣

聞鼓譟之聲連忙跳起問何故喧

鬧言未已早被撓鈎拖番

羽醉漢

陸元進趙敵運糧方回見屯上火起急來

救應曹軍飛報曹操說賊兵在後請分軍拒之操大喝曰諸將只顧奮力

向前待賊至背後方可回戰

有進無退真善用兵

於是眾軍將無不爭先掩殺一霎

時火烟四起烈焰迷空睦趙二將驅兵來救操勒馬回戰二將抵敵不住

皆被曹軍所殺糧草盡行燒絕

前後兩番燒糧前是小燒此是大燒

淳于瓊被擒見操操命

割去其耳鼻手指縛於馬上放回紹營以辱之

醉漢此時想已醒矣

却說袁紹在帳

中見報正北上火光滿天不信星光却是烏巢有失急出帳召文武各官

商議遣兵往救此時游不放出渭援耶此時不放張邵曰某與高覽同往救

之郭圖曰不可曹軍劫糧曹操必然親往操既自出寨必虛空可縱火先

擊曹操之寨操聞之必速還此孫臏圍魏救韓之計也註非不佳惜已張

邵曰非也曹操多謀外出必為內備以防不虞邵之言正與今若攻操營

而不拔瓊等見獲吾屬皆被擒矣郭圖曰曹操只顧劫糧豈留兵在寨耶

再三請劫曹營紹乃遣張邵高覽引軍五千往官渡擊曹營遣蔣奇領兵

一萬往救烏巢使真蔣奇去敵假蔣奇○若此時并力盡去救烏巢則且

說曹操殺散淳于瓊部卒盡奪其衣甲旗幟偽作淳于瓊部下敗軍回寨

至山避小路正遇蔣奇軍馬奇軍問之稱是烏巢敗軍奔回前是假蔣奇

此又是假淳于奇遂不疑驅馬逕過張遼許褚忽至大喝蔣奇休走奇措

手不及被張遼斬于馬下盡殺蔣奇之兵又使人當先偽報云蔣奇已自

殺敬烏巢兵了袁紹因不復遣人接應烏巢只添兵往官渡既以假淳于

以死蔣前賺活却說張郃高覽攻打曹營左邊夏侯惇右邊曹仁中路曹

洪一齊衝出三下攻擊袁軍大敗比及接應軍到曹操又從背後殺來四

下圍住掩殺張郃高覽奪路走脫袁紹收得烏巢敗殘軍馬歸寨見淳于

瓊耳鼻皆無手足盡落紹問如何失了烏巢敗軍告說淳于瓊醉卧因此

不能抵敵紹怒立斬之郭圖恐張郃高覽同寨證對是非先于袁紹前諧

曰張郃高覽見主公兵敗心中必喜紹曰何出此言圖曰二人素有降曹

之意今遣擊寨故意不肯用力以致損折士卒審配之書是驅謀士以資敵

紹大怒遂遣使急召二人歸寨問罪沒主意郭圖先使人報二人云主

公將殺汝矣極力及紹使至高覽問曰主公喚我等為何使者曰不知何

故覽遂拔劍斬來使郃大驚覽曰袁紹聽信讒言必為曹操所擒吾等豈

可坐而待死不如去投曹操郃曰吾亦有此心久矣于是二人領本部兵

馬往曹操寨中投降曹操既得計故又得二將夏侯惇曰張高二人來降

未知虛實操曰吾以恩遇之雖有異心亦可變矣老遂開營門命二人入

二人倒戈卸甲拜伏于地操曰若使袁紹肯從二將軍之言不至有敗今

二將軍肯來相投如微子去殷韓信歸漢也純用甘言撫慰是奸慣家遂封張郃為

偏將軍都亭侯高覽為偏將軍東萊侯二人大喜既慰以甘言又陳以奸

中却說袁紹既去了許攸又去了張郃高覽又失了烏巢糧軍心皇皇許

攸又勸曹操作速進兵張郃高覽請為先鋒袁家人都為曹家可用可發一歎操從之即令

張郃高覽領兵往劫紹寨以敵攻敵○應前吾久欲劫寨句當夜三更時分出軍三路劫

寨混戰到明各自收兵紹軍折其大半得荀攸獻計曰今可揚言調撥

人馬一路取酸棗攻鄴郡一路取黎陽斷袁兵歸路袁紹聞之必然驚惶

分兵拒我我乘其兵動時擊之紹可破也許攸勸紹襲許昌是十話荀攸

虛各是妙策○先亂其心分其勢然操用其計使大小三軍四遠揚言

後乘其動而擊之此以少勝多之法紹軍聞此信來寨中報說曹操分兵兩路一路取鄴郡一路取黎陽去也

紹大驚急遣袁尚分兵五萬救鄴郡辛明分兵五萬救黎陽連夜起行出不

料所曹操探知袁紹兵動便分大隊軍馬入路齊出直衝紹營袁軍俱無鬪

志四散奔走遂大潰袁紹披甲不及單衣幅巾上馬與前金盔金甲錦袍

趣成幼子袁譚後隨張遼許褚徐晃于禁四員將引軍追趕袁紹紹急渡河

盡棄圖書車仗金帛止引隨行八百餘騎而去袁紹官渡之敗與曹操赤壁之敗一樣狼狽之極

操軍追之不及盡獲遺下之物所殺八萬餘人血流盈溝溺水死者不計

其數操獲全勝將所得金寶緞疋給賞將士于圖書中檢出書信一束皆

許都及軍中諸人與紹暗通之書左右曰可遂一點對姓名收而殺之操

曰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好雄遂命盡焚之更不再問光武

書使反側于自安却說袁紹兵敗而奔沮授因被囚禁急走不脫為曹軍

所獲擒見曹操素與授相識授見操大呼曰授不降也沮授與許攸皆

降而授不降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言君何尚執迷耶吾若早得足下天

人品特絕

下不足慮也因厚待之留于軍中授乃于營中盜馬欲歸袁氏操怒乃殺之操至死神色不變有人如此可操歎曰吾誤殺忠義之士也命厚禮殯殮為建墳安葬于黃河渡口題其墓曰忠烈沮君之墓袁紹不能識而曹操識之為之一嘆後人有詩贊曰

河北多名士

忠貞推沮君

凝眸知陣法

仰面識天文

至死心如鉄

臨危氣似雲

曹公欽義烈

特與建孤墳

操不令攻冀州正是勢弱只因多算勝兵強却為寡謀亡不知勝負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自漢國且登丁亥衣

財人

下

上

中

左

右

文衣

衣

衣

衣

衣

衣

衣

衣

衣

衣

衣

衣

衣

衣

衣

衣

衣

衣

衣

衣

衣



